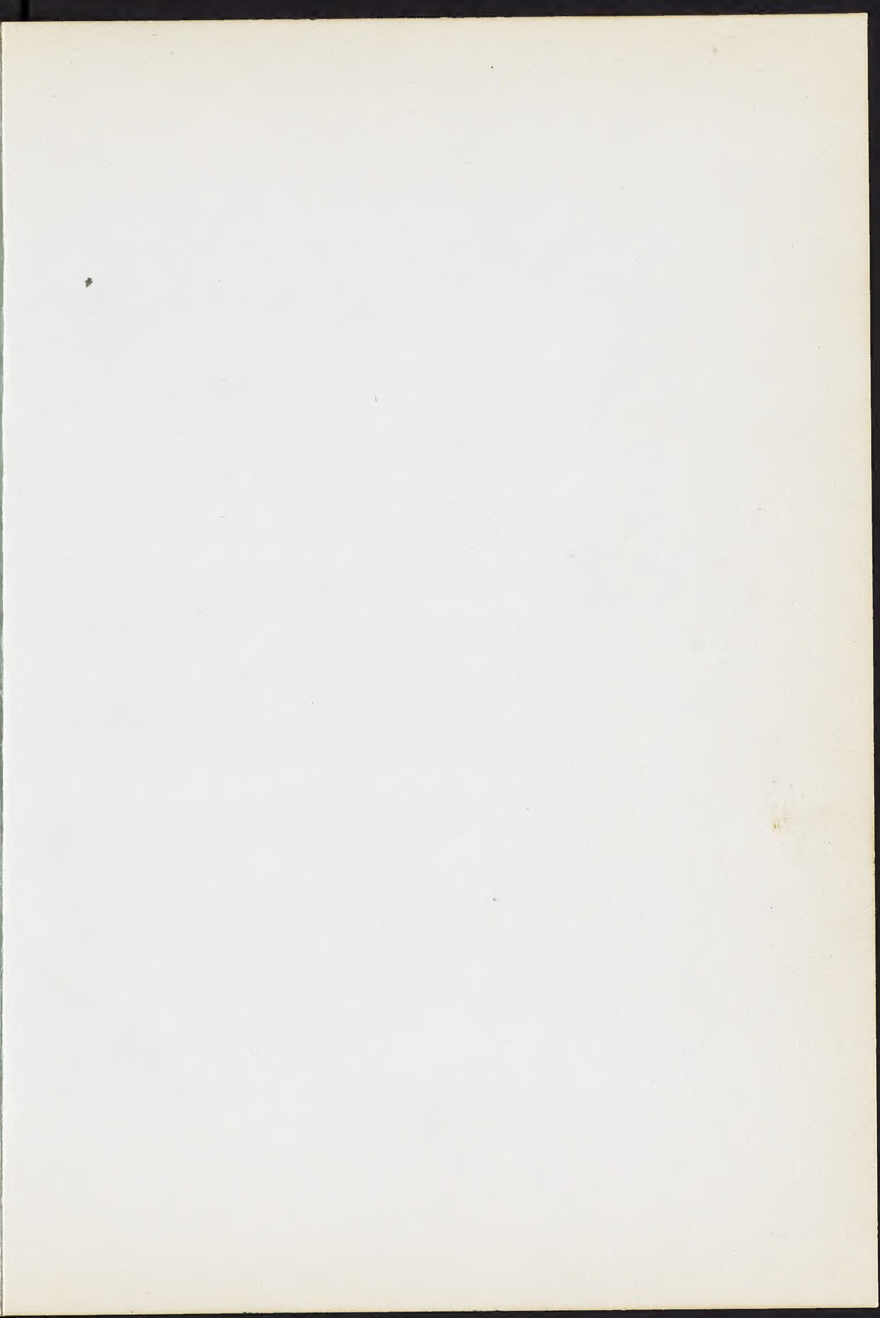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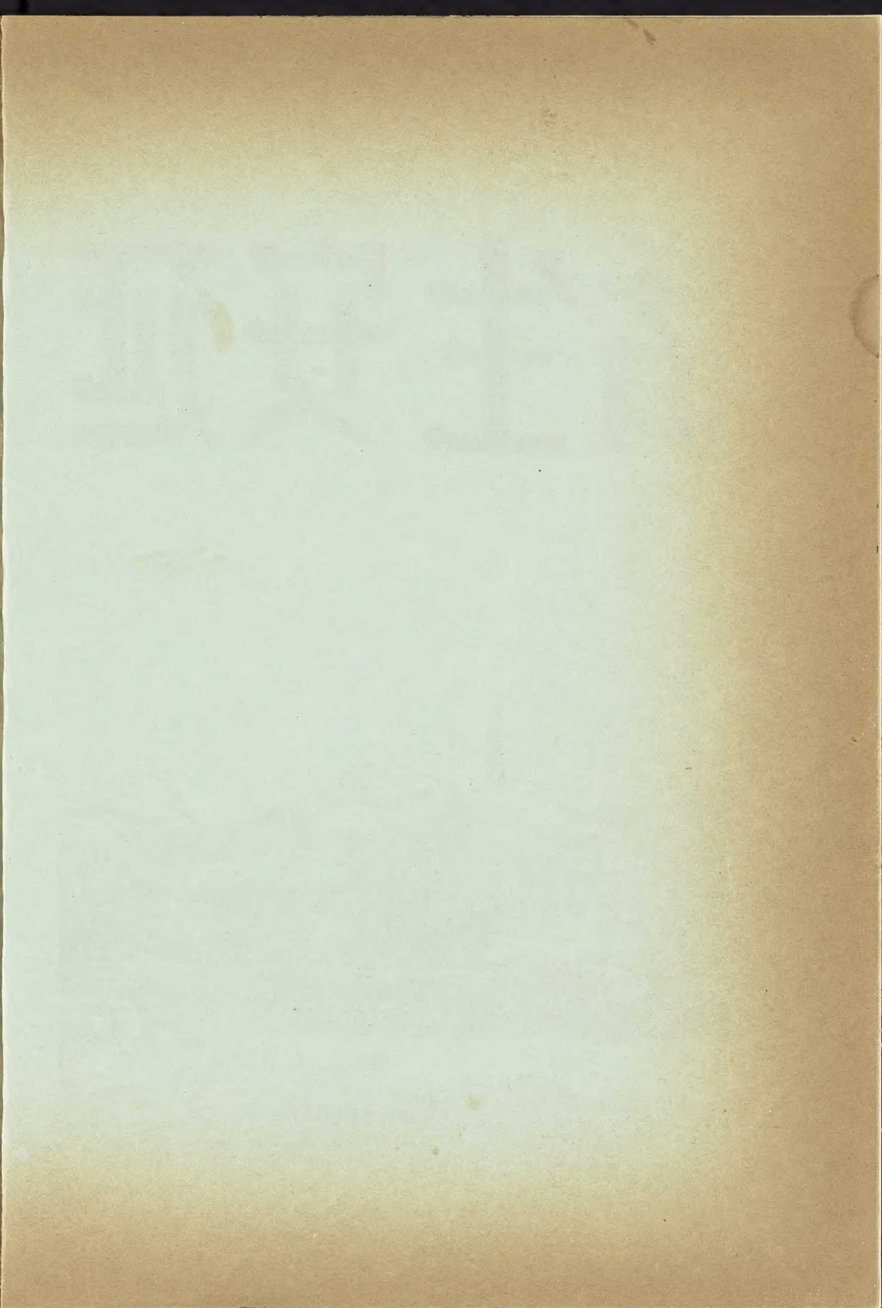

LIBRARY BUILDER



延安生活

劉白月 著





延安生活

現實文叢之一

劉白羽　著



1946

現實文叢之一

作者　劉白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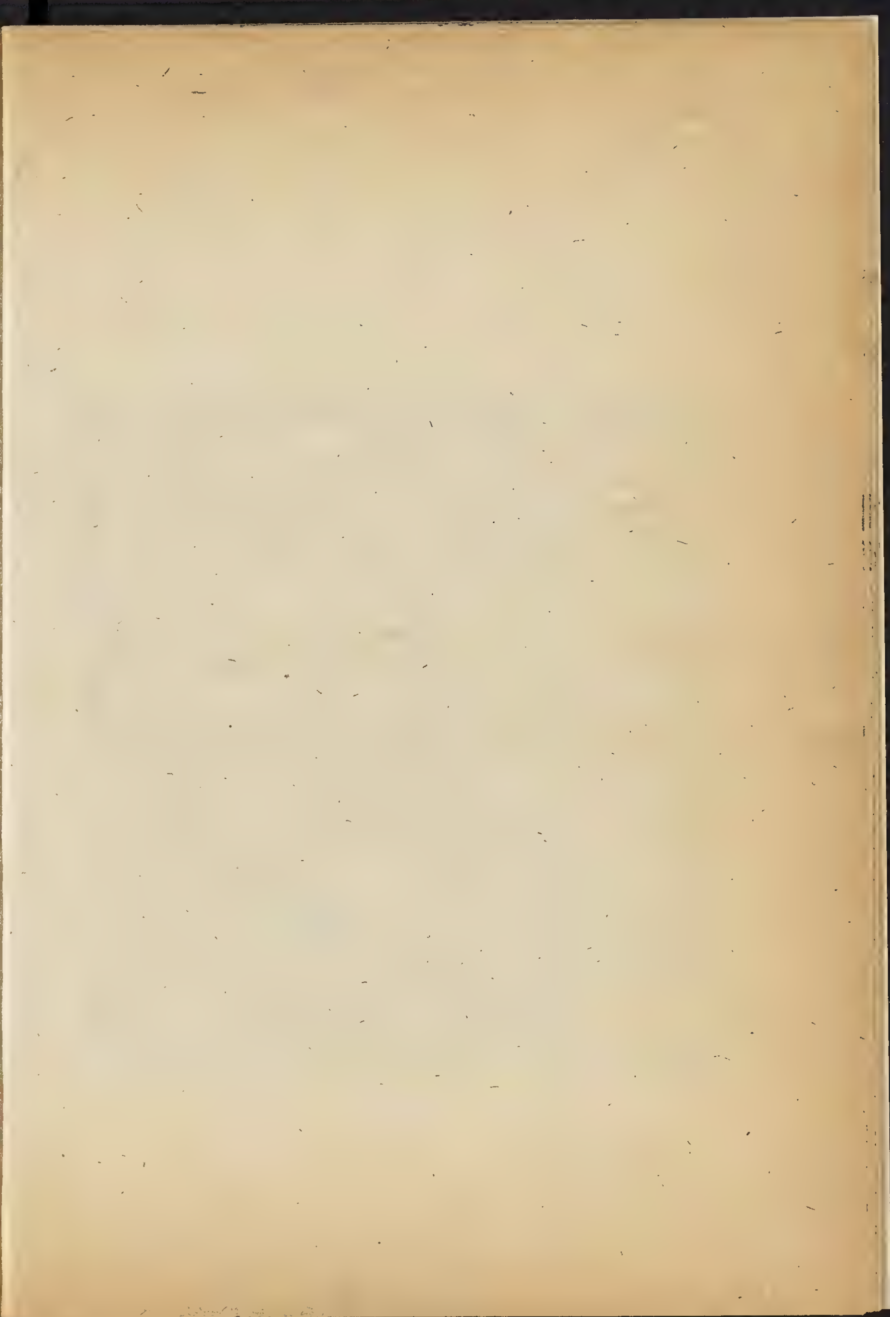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者　現實出版社

經售者　各大書店

一九四六年四月出版

目錄


壽比南山
衛生模範



改變了面貌

一 從前

戰爭的初期，我渡過黃河到邊區去。我在邊境上梁子申村，看見一個三十幾歲的農民，他告訴我：『紅軍從前在咱們村上住過，那時我做過村蘇維埃主席，後來，我就離開這塊地方了。現在咱們要打敗日本鬼子，我們都回來好好務莊稼，前方打鬼子，後方務生產，才有辦法。』

他是一個極普通的農民，純樸，熱誠。他晚間來找我。蔴油燈光照在他的臉上，他確是經過風霜的樣子。

『你們的生活怎麼樣？』

他微笑着：『好了』。可是我看見他身上穿得襤褸，貧窮似乎還沒完全離開這曾經翻過了身的農民。

那時候，我覺察到，他們是知道『應該做什麼的』！因此他們很樂觀。我剛剛從山西來，從凍裂的冰塊上走過黃河，天天挨着飢餓和寒冷，倘然我到一家農家，農民都逃光了，家里窮得水

一樣，只能找到包穀粒，我天天燒着灌木柴煮包穀粒，把眼部燻紅了。可是一到了棗子申村，我立刻得到了熱烈招待。這完全像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，他們幾乎整個村莊的人圍着我們。和我說話的農民，黃昏時，要他母親從罐子里掏出麵粉來，給我們做麵條吃。我坐在熱炕上告訴他『我是到延安去的』！他又笑了笑說：『好，你們去，給高崗帶個口信，說我問他好，我們都好，我聽過他講課。』可惜現在我忘記了他的名字了。我知道，那時邊區的農村還是淸苦的。但人們把腳埋到土壤里去生產着。因爲土地屬於勞動者，不屬予剝削者，於是土地在恢復着，恢復着她對於人們的慈愛啊！

那時我在邊區的鄉間走着，看見平川里還有荒蕪的土地，小河從上面流過，土是黑顏色的；山上是黃顏色的，也有許多處長着荆棘和小樹棵；那時，我還走過勞山的深山，從那狹長的谷底朝上看，密密遮遮的全是樹林，只露出一綫藍天，野鳥在嘰嘰啾啾吵成一片。我想，這些都是邊區人們的富源啊！它等待着開採；但我也有荒僻的印象。我到邊區的第一年，五月里，我曾經乘一輛卡車，經過延長、延川、淸澗到綏德，以後順着永定河的左岸往北走到很遠的地方去。有一次在延長附近，我和我的同伴們宿在一個汽車路附近的村落里，這晚，我認識了一個老農民，他的臉瘦得很像甘地的樣子，頸頸細細的，他赤裸着上身，皮膚是焦紅色的，他告訴我很多邊區過去了的事情。

他說：『……從前的光景比而今難過，那時有力的沒有地，山上的地長滿了草。……』

我從他這里，懂得中國農村中農民最痛苦的生活。他從前住在一個山溝里，在那樣空闊的地方，有二三百里啊，就只住了幾家人家，常常走出幾十里看不見個人影子。他們整天把太陽從東山背到西山，他們辛苦在田地里，而那一根根穀子發出淺白的顏色，他說：『像老鼠尾巴上的疙瘩，擠不出多少膿啊』！他說那個時候，人們都餓着肚子，望着天嘆氣。租子稅呀，把幾粒穎子就搬精光啦。他說：『現在總算翻了個身，直一直脊梁骨了。』

陝北高原，是大陸性的氣候，春夏時常颳着乾燥的風，……民國十八年就來了旱災，天紅地旱，一眼望到天邊，白花花連一根青草也看不見。老漢告訴我他的一段悲慘的經歷，那時他們一家逃荒，從那山溝溝里逃出來，到了東面，可是在路上沒有飯吃了啊！他只有咬一咬牙把自己親生女兒賣了，那時只賣了三升糜子啊！……老漢講到這裏，聲音很低微，『從那兒就沒有了女子（女兒）！』他說：『女子不想去啊，我說：「好女子，去吧，跟着大也吃不上一口啊，」就這樣給人引走了。』現在老漢有了土地，他時常想起女兒，他想想地有了，女兒却沒有了。可是這土地也不是容易得來的。他的大兒子在那個時候，拿起梭標參加了革命隊伍，現下還在黃河東面打日本鬼子，不久前捎了封信來說當了班長呢。邊區的人們和土地就有着這樣深不可解的血緣關係，他們和土地一道受過難，又一道翻了身。

我們是在河邊上，月那樣明亮。這時從後面來了一個從哨崗上下了班的農民，把抱在懷裏的一枝梭標子交給老漢，老漢拄了它說：

『老百姓是根，根得扎在土里。』

我在這里介紹的是兩個人，而實在是無數個人，他們有一顆善良的心，他們丟下了過去悲慘的歷史，用自己的勞動來改變自己的生活。我在這里住了六年多，我看見人們一年比一年幹得起勁，我看見荒山怎樣變成了良田，人民的日子怎樣由清苦變成了愉快；這種變動，改變了邊區。我現在沒有理由不糾正過去荒僻的印象，說邊區荒僻的人，應該追究一下過去爲何造成這樣，現在又比以前如何？——當一個五十幾歲的農民，發現從前只舖塊破篾席的炕上，而今折叠着大紅毛毯了；從前爬滿蒼蠅的牆壁上，而今挂着畫或貼着報，那畫上畫的是他們自己，那報上寫的是他們的好勞動；從前兩三年添不上一件棉衣或單衣，而今是新的棉花保着溫暖；從前吃的是糠和菜葉，而今是每餐吃着乾撈飯，五六天吃一次饃饃還有猪肉；當一個農民，他勞動着，歇息下來的一會兒，他坐在崖邊上，脫了鞋，把鞋里的碎土倒出來，他一點一滴想着這樣的改變的時候，他是難過還是快活呢？事實是最雄辯的了，一切問題在這勞動的多數人覺得壞還是覺得好。他伸手，抓着田里的土，土摸在手里那樣輕鬆，土發着香氣啊，他會稱心滿意的笑了。

二　現在

從保安來的一個朋友告訴我：『從前一家川，兩百多里地的地方，總共住了二三十戶人家啊！現在那道川一滿翻成熟地了，原來的荒地上長滿了穀子，人煙也密密的，發展了一百多戶呢！你看，在那給太陽晒得黃澄澄的山梁上，一羣一羣的羊，像天上的一片一片的白雲。』

從這樣的敍述里，我們能得到一些什麼嗎？那就是人們生活眞正的意義：快樂與痛苦，痛苦是過去的日子，而快樂從農村里來了；跟隨着豐富的生活到來，人也在改變着自己呵。

有一個人叫賀德漢，從前是受苦的莊稼人，現在當了鄉長，他們鄉上一個老頭捋着花白鬍子談到他：『那後生（年青人）看樣子笨拙拙的，心可靈巧的很，樣樣事情有謀算，都能辦，辦得還很美氣。』

賀德漢是忙碌的，糜穀透熟的時候，農村里一片收莊稼的聲音，他却從這個村莊跑到那個村莊，從這個窰洞串到那個窰洞，在進行鄉選工作；登記選民，鼓動競選，幫不識字的人寫提案，他說道：『民衆眼里有分寸呢，只有咱們選出來的人才是好人，才能給咱們辦好事』。那時金色的穀穗愈垂愈低，晒乾了的黑豆莢爆開了肚皮，把豆顆顆落到田里去了，他的老母親看着就叫起來：『莊稼一滿黃了，吃甚呢？』賀德漢柔和的笑着回答她：『晚兩天怕什麼呢，公事要緊些。』

他怎樣辦呢！他憑着自己豐盈的精力和無限的熱情，做完一天的工作，晚上回家，拿上鐮刀，在

月光下割穀刈糜，這種時候，勞動一天的人們都噙着煙鍋在穀場上安閑的休息呢。

張家山村的人們，在懲糧的時候，要求給賀德漢少擔負一些，說：『他爲咱們辦事，又廢工夫又吃苦，叫他少出一些，咱們多担一點吧！』

他可是堅决的說：『咱們公事應當辦，糧也應當出。』

後來他離開家到旁的村去徵糧了，再三叮囑母親：『報得澈澈的！』後來他還不放心，又寫了封信請求熟悉他家情形的村長，幫他母親實報。

你要問他：『你不累嗎？』

他笑了笑說：『誰說不累呢，有時候工作和莊稼攪在一齊，把人累的滿撑不定，不過再累，工作總不能丟。』是的，『工作總不能丟。』這是他的信條，同那在他住的窰洞裏，在那原是貼了『金玉滿堂』的地方，却貼了一張字條，上面寫：『今天要把明天的工作計劃好……』……牆上還貼着他的製作——本村，本鄉，本區的各種地圖。那天早晨，他指着這些地圖，興奮的給他們解說從他家到區政府，應該經過的村莊和橋樑，山溝和河流。他還是看報的熱情家，他自己訂了一份『抗戰報』，區委會送了一份『羣衆報』給他，他說：『平時，我在山上做生活，做累了，坐在崖邊休息，順手把口袋裝的報紙掏出來硬往下看，看着看着把一段看懂了，接着又看了一段，哈，我才知道報上有中國和日本打仗的很多辦法，軍隊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，我心裏一下

明白了，好像從黑窰裏出來見了青天，高興得過餘呢！』他和任何參加在讀報小組的農民一樣，他們關心的，第一是和日本鬼子打仗的情形，第二是勞動英雄種莊稼競賽的情形。

你要想懂得這個可敬的農民青年爲什麽如此積極？對工作爲什麽有這樣正確的認識？你問他好了。

他這樣說：『我開始工作的時候，不像現在積極。人們選我做，我就糊裏糊塗做。那時候我不明白爲什麽要工作，給什麽人做工作。後來我看見我們辦的事，是爲老百姓好的，老百姓也很高興，我才明白了我是爲老百姓謀好處，才熱火朝天的幹開了。』

賀德漢先負擔了人民的辛苦，而後分得了人民的愉快。同樣的是在一塊土地上啊，而在這個農民們得到了生產的自由，管理的自由，生活的自由：然後他們的日子就像寬闊的河流一樣向前衝去了！在這河上，我們聽到了是他們刻苦耐勞，努力前進的歌聲。這使我時常想起來在春天那條從我的門前流過去的延河啊，——它不是一種騷動者，它靜靜的，像歷史的證人一樣，它望着兩邊土地上的人們，在太陽光下；它閃着亮的藍色的玻璃似的光芒，它看見：瘦小的長結實了；衰弱的長壯大了；土地培養着大量的糧食顆粒，棉花花朶；過去被埋沒的而今生長起來了；賀德漢是這些人中間的一個。可是在從前的年月裏啊，他們是像金子埋在土裏啊，而今天金子閃了亮光，就是這麽回事啊。

家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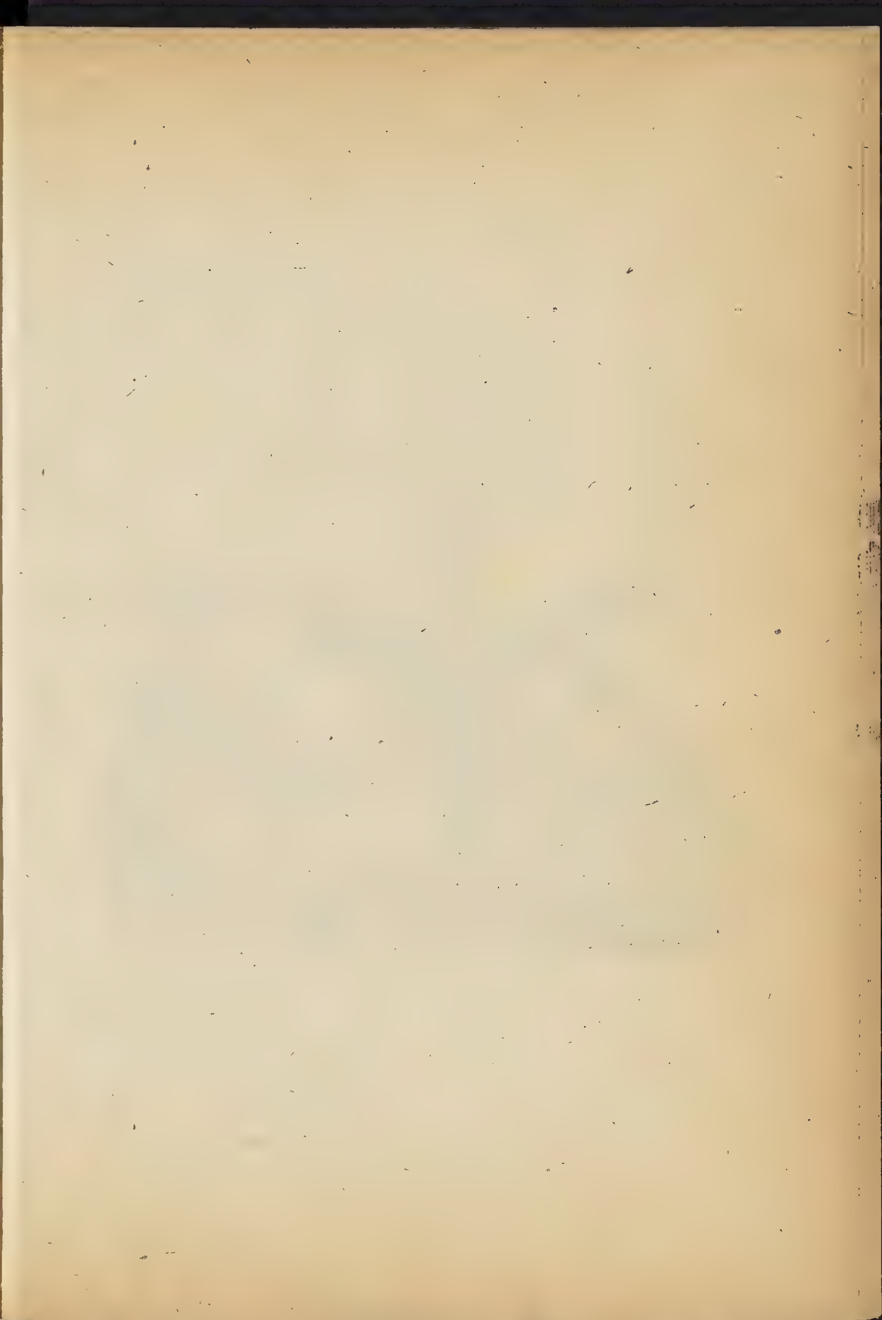
常蘭英

太陽還沒有出來，從延河一直到山谷，瀰漫着霧。常蘭英就由床上爬起來了，她坐到紡車的面前去，而紡車便發出『嗡嗡——嗡嗡』唱歌一樣的聲音來了。

人們說：紡車的聲音是繁榮的聲音。

現在，這聲音不但響在農村里，也響在城布里，它是邊區的音樂。人們有意識的在爲了一種歷史任務而努力，在解决邊區的布匹。人們坐在紡車面前，注意的是左手上順手指尖抽出來的紗，……有這樣一根紗，它是很光澤，很緊，又很勻，這才是一根有用的紗；它在織布機上，製成布，製成毛呢，去保人身上的溫暖。從常蘭英手上出來的，都是這樣的好紗，頭等紗呀！工廠收紗的人，永遠會愉快的笑着來接收它，永遠會愉快的笑着付給她工資；最先接受這愉快的不是常蘭英，是她的丈夫武丕業，他每天把線送到工廠，同時領取羊毛原料回來；那是雪白的，細軟的可愛的羊毛。





常蘭英和武丕業，還是不到三十歲的年青人，他們原來在米脂縣城里過窮日子。在一九四一年，他們帶着一家六口人移到延安來，同時也就帶來他們大家的飢餓，——他們要生活下去，聽到附近緯華毛織工廠的織布機聲響，武丕業就到了那里去做學徒，學習做一個織毛毯的工人。常蘭英要他去領些毛來，開始拿手去搖紡車。過了不久，常蘭英把她的家庭都組織到勞動中間來了，她創造了這個紡毛的家庭。

常蘭英每天在緊張的勞碌當中，她身體是瘦弱的，她還要爲一個吃奶的孩子花去一些時間。她想着：『只要我不放過一刻時間去』。——這樣她每天紡了一斤半線，她成爲這勞動的家庭的一個軸，在這個軸上，轉着每一架紡車的輪翼。她的最好的一個同伴，是她自己的大女兒寶珠，十五歲的孩子啊，她的出產量是一斤；她的二女兒玉珠，十一歲的孩子啊，她也交得出半斤二等線，……常蘭英和女兒們有着一個共同的信條：不完成預定的數目就不休息。在她們的周圍，第三個孩子，移動着矮矮的身軀去做事情，她有時掃地，有時端着一些穀子，叫着雞，雞羣圍繞了她，她把穀粒洒在牠的頭上。武丕業的母親呢，頭髮是白了啊，她自己去幹廚房里做飯的事情，和補綴衣服。武丕業自己呢？……早晨天還沒大亮，他走到延河邊上，站在石塊上打水，挑回來，砍柴，以後他抗了鋤頭到菜地里去了，他種有一片好看的菜地，去年他收穫了白菜六百多斤，還把蔓青、洋芋、蘿蔔醃了幾缸菜。

我們從常蘭英家里，看出『時間』的重要意義；她經常在一盞菜油燈下紡織到夜深。一年多的時間——是短促的時間，對於這起了巨大變化的家庭來說，是短短的時間，她們從貧困中走出來。她們現在每月有餘款，她們在大衆合作社入了股金，她們添置了五千多元的傢具；在去年的冬天，很久還沒有落過雪的冬天啊，她們每一個人穿着新的棉衣；常蘭英還親自替每人縫了一件棉大衣。武丕業的母親和孩子還穿上毛線織的毛衣。……她們臉是紅撲撲的，孩子笑着，把身上的新衣服給媽媽看合不合身，——而她，孩子的頭腦記不起從前的貧窮和寒冷嗎？常蘭英不願提起那日子，她認爲小孩子的憂愁是媽媽的羞恥。她們是那樣親熱。她還把這樣的話告訴我們：『而今的世界，只要肯勞動，不怕沒辦法！』她逢到人們問到他們生活的時候，常蘭英說：『從前連兩頓稀飯也還不能吃飽呀，一到天明就紡線，天黑看不見才有飯吃呀！現在有辦法了，每個吃三頓飯，十來天吃一頓麵，猪肉猪油也常吃，我家里還有一罐猪油呢！』

是的，常蘭英生活在這土地上，她是光彩的。這土地，也因爲她們而光彩起來了。

二　誰不愛自己的家呢？

想想——人們誰不愛自己的家呢！就拿邊區這塊地方來講，過去的日子不是光澤的，在那山崖上，在那高高的白樺樹下，在那黑暗的低矮的窰洞里，可是誰不愛自己的家呢？誰不想自己的

家過着豐裕的日子呢？然而，那時從那里找不到溫暖與和靄可親啊。城市里的人們呢？——你也許有帶玻璃窗的家吧！……可是想一想，這就是幸福嗎？實際不是在這里更缺乏着人民眞正感情的結合嗎？有人賣盡勞動力仍然餓肚子；富裕的家裏里又充滿爭吵和不幸，（人們也許說：這是戰爭帶來飢餓……其實從前的日子，又何嘗經得着回想！）一個家庭里有眞正的笑容，勞動得好，收獲得多，那麼愉快的笑容就從這一個人傳染到那一個人了；她們笑就笑得響亮、好聽，只有這種聲音在說明着：什麼地方有眞正的自由，什麼地方有眞正的人情。

我這樣說，有的人也許會驚訝：當今年春節的時候，一個老太婆拉了小孫女走進了書店：

『喂！同志，賣一册娃娃看的書給我！』

小孩子笑着用小手接過書去在翻着看。祖母把錢放在櫃台上。

我這樣說，有人也許會驚訝：當今年延安市一個完全小學校招生的時候，有五個孩子從遙遠的鄉村里，由一個小學生領來，要求上學，還有一個三十幾歲的婦女，她的家在幾十里路以外，她帶了自己孩子，騎了毛驢到延安市來找完全小學校，她說：『娃娃靈醒呢，好好的教他讀書認字』。我時常在清早順着大路走，——我逢見了那些孩子們，他們不再繼續父親和祖父將近一百年的襤褸和文盲生活了。他們有的在頭上梳一根辮子，有的穿了紅羊毛絨衣，有的戴了黑色皮學生帽，他們從家里出來上學去，——而不是討乞去啊！那是春季的一個清晨，我感到原野上飄着

是多麼愉快的風和野蒿香氣，我浮上只有在上學校的幼年才有過的心情，感到一切都明亮、輕快。你想一想吧！在人們家庭的木桌上增添了一册小孩子的書，牆上掛了小孩子揹的書包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……晚間，祖父坐在那隻長腳燈旁邊吸煙，父親坐在對面打算盤，母親離得遠一些，在捲她白天紡出的線，而小孩子呢？小孩子爬在他們中間，凝神的，伸着小小的手指，在那書本上唸着字，這一幅生活的圖畫又是什麼意思呢？……

邊區的家庭在那里？在山上。我住的地方面前是一條延河，對岸山上，住了很多農民，那里有一個鄉政府。我在一次過節的晚間，我看見那邊黑暗中有無數盞紅燈，我的心是如何嚮往那迷惑童年人的小小的紅燈啊！——那一晚我無數次出來看，燈一直亮着，據說亮到了天亮。我以後就到那里去，我看見十多條黃牛散在山坡上，那窰洞窗上裝着小小的玻璃呢，一家人出來歡迎客人，穿着新的衣飾，姑娘們的辮子梳得光光的，年青的婦女還戴了紅花，老太婆拉着不許我走，一定叫我吃了她們的炸油糕再走。

從延安往西走，走過一片樹林之後，到了甖峴灣。從前這里土地是荒蕪的，地上長滿了荆棘和狼牙刺，天一到傍晚，就不斷聽到狼羣在嚎叫，現在呢，變成人口稠密的村莊了。田二鴻有兩條牛，一百多隻羊，六十多垧山地，還開了石灰窰，木匠舖；從邊區外面討飯走來的李興海也一天比一天豐裕起來。再走到黃花窰後洞，那是一個黃昏時候，農家們在一天勞動之後，聚在穀場

上唱小調、吹簫、拉胡琴，飄着婦女們極愉快的笑聲，………這只要一走過那山梁就能夠聽見了。

三　家庭會議

綏德郝家橋的農民李樹厚，今年的一月里，還召集了一個家庭會議，出席這個會議的有他大哥、四弟、姪兒，和他的婆姨、兄嫂、弟媳七個人。李樹厚做主席，他們在這會議上都熱烈的發言，討論今年的生產計劃，當場就具體的分了工。當男人們的討論結束了時，大嫂却站起來說：

「我們妯娌三人，過去作生活還有些不大好。比如不論大小生活，都一起來作，互相客氣着，有些小生活上，你也動手，我也動手，就浪費了。所以我的意見，今年我們三人也要分上工。比如三個人作飯，每人一天輪流作，誰作飯，零碎生活也歸誰作，兩個小娃娃每天一早起，就把衣服給穿上，交給咱九歲的女娃引上。這樣，我們就能經常有兩個紡線線，一個作飯和零活，作好後也可以紡線，去年沒分好工，三人只紡了二十二斤，今年這樣計劃好，就能紡上四十五斤，自家穿一半，給合作社紡一半，還可以掙到幾石細米哩！」

老四的婆姨說：

「對！咱們三個人紡四十五斤，一人紡十五斤，大家打賽賽，看誰紡的快，紡的細！」

老二的婆姨也說：

『誰紡的多，誰就穿好，大家紡的多，大家都穿好，心裏也痛快！今年我們妯娌三人，有兩個會織，老四家今年也要學會織布，如果線子少的時候，兩個紡一個織，線子多的時候，一個紡兩個織，我們有三個紡車，一架機子，二個人織布時，就向人家借一架來使喚！』

三個婆姨都點頭說：『對！』

李樹厚說：『今天的會開美了！今年我們的生產一定能鬧的更好！』

會議就這樣圓滿的結束了。

邊區有的是土地，現在人們在和他做鬥爭。我記起一個開窰的工人，在我門前告訴我一句話：

『什麼東西剝了皮都不好看，地剝了皮就好看。』

多麼深厚的，是浸在深厚的土地中的愛呀！他說這話時，指着對面山上山下，我們生產隊所開墾了的土地。他留着長頭髮，一隻手臂戴了一隻鐲子，他眼睛細小，鼻子向上翹着，總是要笑似的。他極喜歡講笑話，他的語言總會有極豐富驚人的魅力。他一面勞作，一面唱着郿鄠調兒。我順着他的手往下瞧，瞧我參加了，開墾了的地，我也發生了感情啊。我懂得人們說一句簡樸的話：農民得到了土地，就像蜜蜂得到了蜜一樣。

在勞動中、人們向集體互助的關係上發展，他們更有力量，可以戰勝自然了。

現在，家庭對於勞動的人民們變成非常有意義了，這種意義從前沒有過，我想那就是愛情。

工作與休息

一　爲了戰勝敵人

在延安逢到朋友，握握手，總是問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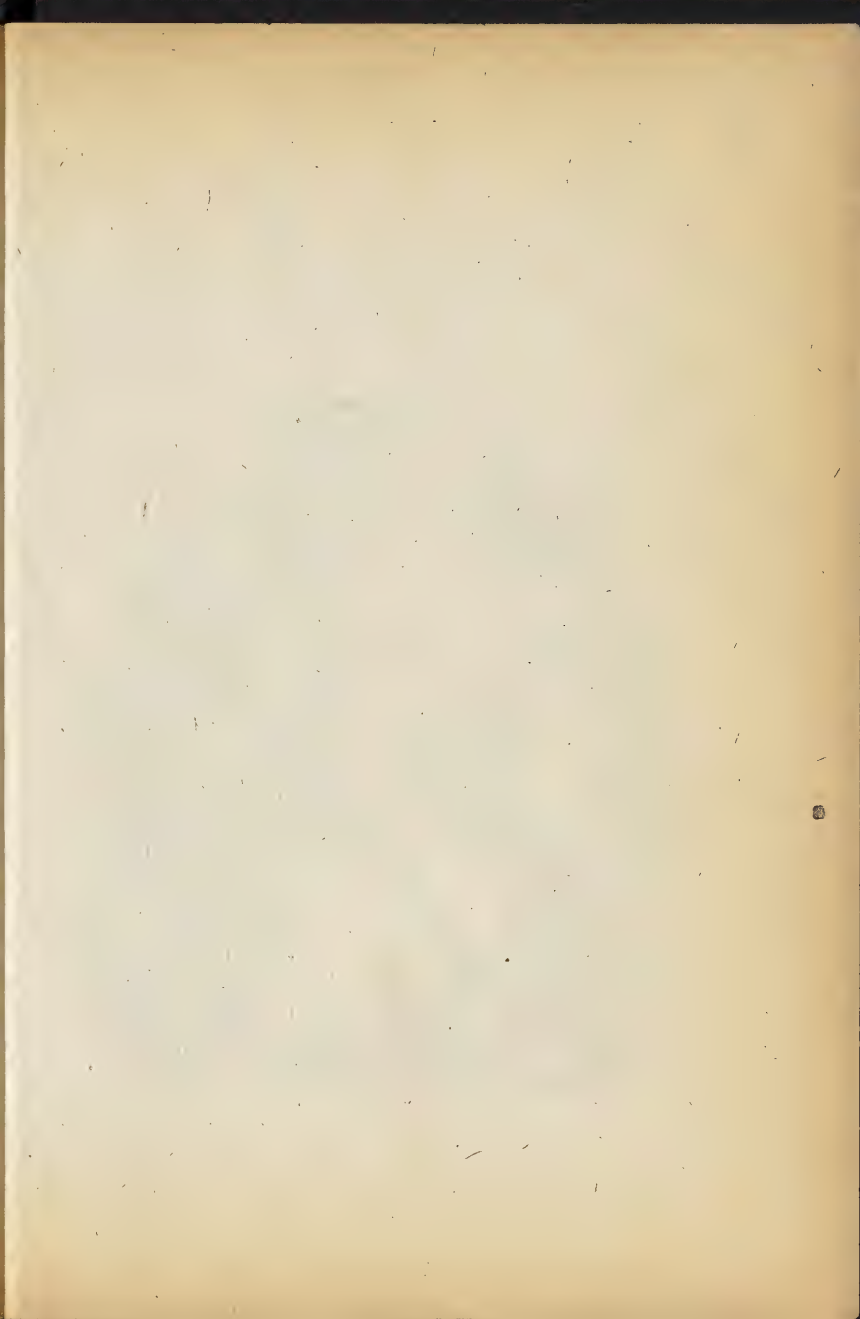
『你工作忙嗎？』

人們回答『忙』或是『還好』，那意思是一樣的，大家都會爲了彼此工作的忙碌而愜意的笑一笑。

這次離開延安的前一天，我逢到我所敬愛的一個同志，我告訴他我將要遠行，同時，我知道他將要到西北局去參加邊區經濟工作，就問他：『最近還不搬家吧？』他却回答我：『就要搬了。』

我所以這樣問，因爲不久以前他還在休養，現在我看他臉上雖然病容減少了，但還露出不健康的蒼白顏色。幾個月以前我聽說過，那時他心臟病害得很嚴重，可是他不肯離開工作，——他的工作是極繁重的，他仍然吸着紙煙熬到夜深爲工作絞腦汁，……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當時勸他





留一個媬姆來照顧自己小孩子，那麼，他的夫人可以多照顧他一些，因爲恰好有幾個人到他這里來要求分配這項工作。但他拒絕了，他把媬姆們一個一個分配到旁的機關里去了，……後來組織不得不做決定强迫他去休息，他才休養下來，可是現在他又匆忙的到新的崗位上去了。

如果能夠把在邊區的人，每一個人在『工作』上曾經發生過的事情記載下來，那是極可感動人的。——當然我並不是說那千萬人中間，在這個問題上就沒發生過一點小小的曲折。在個別的人身上是有過的。比如對於知識份子來說吧，但是他可以考慮，可以走來走去的想，思想上認識清楚了之後，他就愉快的走到分配工作的地方，欣然接受了工作，去舒舒服服的工作。因此邊區的工作幹部，他們是嚴肅的，絕對服從於工作，因爲戰爭的責任在我們肩膀上，一天天更加重了，這就要求我們好好工作，把工作能力提高。在邊區，人們不是爲了薪水和糊口才來工作的，那麼爲什麼？這正可以用『一人爲大家，大家爲一人』，這句話來說明了。我經歷過邊區最貧困的一九四〇——一九四一年的階段，那時我們苦，但工作得更起勁，也正因爲這些工作，才有邊區面貌改變了的今天，——那時從物資缺乏的困苦中燃起一種希望，用工作來把它變成現實，這就是邊區的全部生活。我們工作着，如同一架鋼琴的每一個音鍵，如同一架機器的每個槓桿，每一個動着，然後合成全部的推動，……

我在四個月以前曾經看到了這樣一件事情。

那事情發生在我所在的機關里，事務工作同志中間。我時常去看他們的牆報，牆報是一張大的紙，上面貼有彩色畫，也有文字。有一天，我在那上面看見他們所做的自我批評，有一條：『我有一次浪費公家剩飯倒給猪吃了』。有一條：『一回借老百姓東西爭吵起來，我態度不正確』。有一條：『××同志有一天晚上到廚房來要開水，我不耐煩，不給他，他說話是笑着，他說是工作遲了，我也沒理他，後來還是管理員講話我才給他』。……這是些用曲曲彎彎的筆迹寫的字，這些字都像是小孩子寫的，這些字都是出之於受了半輩子舊社會折磨的人寫的，但這事件本身，爲這幼稚的字體而更增加了感動人的力量。過幾天，他們開了大會，會上他們自己提出增加工作效率，展開競賽。這樣，磨坊原來用五個人，現在只要三個人，這三個人不但完成了從前的任務，而且超過了，從磨坊往外送着雪白的麵粉供給我們食用。我在那里時常是睡得很遲的，那時天已接近黎明，——我從山上走下來，……望見一隻燈亮着，送出『嗒嗒——嗒嗒』木頭撞擊的聲音，我走到跟前，是磨坊，看見他們三個人開始緊張的工作了。過幾天，我逢到他們中間的一個，那是一個矮小的中年人，生得胖胖的，抗戰開始他還在河北鄉下種莊稼，以後却參加軍隊做炊事員，回到延安來，在我們的磨坊里，他說：『沒有見過這樣工作的，這樣才叫呱呱叫』，他裂着寬厚的嘴唇在笑，『那個喂猪的同志……你知道！昨天夜晚猪要養猪娃，天那樣冷，下大雪，猪娃生下會凍死，……他就不安心的想來想去，後來就合身睡在猪窩里了。天快明

了，生啦，他趕緊脫下皮襖，包起猪娃，抱回屋里，屋里早升了一盆木炭火了，你看人家是這樣工作的，……』他結束時的眼光沒有嫉妒，而是羨慕。

我聽了，很久在笑着，耳邊響着這樣一句簡單的話：『人家是這樣工作的！』

如果讓我談談印象，我說：『邊區，時刻使人感覺到中國是在戰爭，是在建設，充滿興家立業，勤勞緊張的景象。』用邊區不識字的勞動詩人孫萬福的詩句是：『萬丈高樓平地起。』——大家都動手，鼓着熱潮的突擊，在競賽，你好我比你還好，最初這種積極性也許是一些苗，領導方面就正在於發現這些苗，而且推動成爲羣衆運動，然後得到了更大收獲。如果說邊區的人們，大家太一模一樣了，我的理解是：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理想與目標，那就是『解決羣衆的問題，使羣衆得到解放與幸福』。也只有羣衆動員起來才有戰勝敵人的保證，因此誰爲羣衆做得更好些誰就光榮些。『羣衆的利益』是一個尺度，每人用它來檢查自己，發現自己不夠的地方，來克服它，這樣就在共同的理想與目標上更趨一致。問題在於這樣做對老百姓好還是不好：好，就是應該的，不好，就是不對的。我覺得目前我們確實更應多考慮：『在中國許多地方羣衆痛苦的生活太一模一樣了。』

邊區這兩年得到了金黃穀粒的美滿收獲，是邊區都在動，都在活躍的結果。現在邊區農民喜歡談這樣一句話：『家家都有餘糧啊！』糧食儲藏在農民家里，這就是豐裕的標記，但這正是由

於花了很大力量進行工作，組織生產，才會有的。因爲在邊區工作者中間有一重要信念：

比如在教育工作上，『先向羣衆學習九分，然後教一分。』

比如在經濟工作上，『用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幫助老百姓解决他的救國私糧，然後僅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國公糧。』

二　快樂的家庭

從簡單的印象，看邊區工作忙碌，還容易，眞正理解邊區生活的愉快却較難，因爲對於愉快的理解有的人是有些差別的。然而只有二者合一，才眞能深刻懂得邊區，却是無疑的。延安是很快樂的地方，我不僅看到它豐衣足食的今日，就是在它最苦的時候，那時幾乎沒衣穿，沒菜吃，可是也沒壓倒過這種快樂。

人們時常從孩子身上看見自己快樂的反映，現在我就先從孩子介紹起吧，當休假日來了，年青的父母，唱着歌子，提了口袋，去看小孩子。孩子在保育院里和小朋友們玩耍，爸爸和媽媽走來，先被那站在沙土坡上的小朋友看見了，他撒開小腿跑下去喊着：『小羅！你媽媽來啦！』然後這羣孩子停止了玩耍，而那被叫做小羅的小女孩，有着黑頭髮、黑眼睛、紅面孔的，穿了黃色毛呢衣服的，穿了繡着她的名子的白圍巾的，笑着，張開手，撲到媽媽的懷里來。父親和母親和

她們坐在地下，把口袋打開來，取出糖，紅棗，梨子，有時候還帶一雙給小孩子繡的小鞋來，孩子們圍着他倆笑着，唱着，小羅把吃的東西分給同伴們，她看着他們吃，她快樂起來，鼓着小巴掌，父母在一週工作之後，從孩子天眞的微笑中得到極大的報酬。孩子們在這里，從幼稚的時候起，就沒有自私觀念。我曾經看見一個孩子的母親的來信，信是在一張小紙頭上用鉛筆大一個小一個，歪歪扭扭，寫着的：『媽媽同志，帶來的糖，我分給××吃，分給××吃，……』我笑着問孩子的母親：『是自己寫的』？母親立刻感覺了很大的光榮，笑着說：『唉，小傢伙會寫呢，是他唸着，讓保姆先寫個樣子，他再看着寫的。』

我認識一個男孩，已經在安塞上小學了，他是一個沉默，喜歡看小說的孩子，但也是一個勇敢活潑的孩子，他冬天寫信回家來說：『要買雙冰鞋。』那時他正熱心於滑冰，他因此整個寒假不願回家，他在學校里，和同學一齊，像一羣小鹿似的在山下奔跑，在冰上奔跑。

在延河上滑冰，這是許多人愛玩的遊戲，冬天早晨，我經常看到，大家穿了羊毛衣，戴了皮手套，在冰上輕巧的兜圈子，那時，四周山上披着經冬不解的白雪，太陽還沒出來，——冰閃着藍色的光，一個人輕快的滑過去，冰刀帶出一條白色的跡印，如同一條線，彎曲着，這條白線跟着人跑，……等太陽出來，鐘聲一響，人們回去了。冬天是寒冷的，但是可愛的，當一天工作完了的時候，人們在恢復一日的疲勞，窰洞里是溫暖的，木炭火燃着紅火苗，你坐在它旁邊，當你

覺得牆壁上或自己臉上照着愈來愈紅了，你抬頭一看，『哦，天早黑了』！有時外面落着雪，你會感覺到安靜極了。在每天下午，人們笑、休息、娛樂，有的在俱樂部方桌上打『撲克』，有的下棋。去年，我在這種時候，總是坐在長椅上看旁人打『撲克』，同時我聽到在另外一個房間，許多人在手風琴的『嗡嗡』聲里唱『一人爲大家，大家爲一人』，（『俄羅斯人』里的歌子）……是這樣的聲音與休息吸引了我，把我吸引到這集體中間來。根據我的經驗，可以這樣講：

『你把自己站在集體外面，你不會懂得邊區的生活。』

從前我的理論是『讓我出去玩嗎！我情愿點上燈看點書，這樣我覺得安靜，這是我的休息。』

可是那時我是孤僻的，我和周圍生活隔絕了，後來我才從大家一道的快樂中感到眞正生活的意義，我故變得開闊些了。比如我們去看晚會，工作了一天，吃過晚飯，拿到了票子，我們十幾個，有時幾十個，走向會場去。我們說着、唱着、從河上走過去，遠遠看見會場長格子窗上射出雪亮的藍色燈光，這時自己如同糖溶合在水里，人溶合在快樂里，而後在那長椅上吸着紙煙，講着笑話。毛澤東同志時常出現在這樣的晚會上，當他進來的時候，立刻爆發了很久不能停息的鼓掌聲，那時人們快樂到頂點，而後隨着劇情發展——全場的情感在發展着。我常思索怎樣才能說明這種感情，我覺得這是『快樂的家庭』，這是一個最溶洽的大家庭，在那里面完全是如意的，

興高彩烈的，周圍每個都是自己親兄弟，他們好像都覺得我快樂，我也覺得他們快樂，在這種場合時常並不認識的人，也交談起來，相互笑起來。我在今年春節里，看過十幾次秧歌，兩次『俄羅斯人』，三次『逼上梁山』，每次夜深走回來，還時常兩三個人圍了炭火，燒着吃的東西，談論着戲劇或者某一個角色，或者更多的想象。……這種改變對於我是很重要的，我彷彿失去了一點什麼，是什麼呢？是個人抒情的憂鬱，它經不住羣衆的風霜，也經不住羣衆的熱烈。那種個人主義者才欣賞的心情，追隨了很多年，而我現在變得愉快起來了，因爲我生活在愉快的現實當中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緊張的工作，緊張工作之後的休息是最快樂的。我想：讓那些憂鬱滾蛋吧！那是舊社會給我的，我生活在新社會里了啊！從此我才懂得了眞正的快樂，延安社會生活的意義正在於大家一道快樂。在這個社會里，不允許以大部分人受苦的代價去供一部分人享樂。

我記得在『文協俱樂部』開幕那個晚間，我們曾經談到：『有些人把我們的生活，想成爲神祕的，枯燥的，我們要生活過得好，過得快樂。我們用雙手建築這一切』。不錯，沒有的有了，人家不給的自己有了，糧食、布、毛呢、石油、紙、火柴、玻璃、煤、鐵，……從沒有到有了，快樂也有了。

我不再記敍秋天的旅行，夏天的延河游泳了。——我總是很懷念那樣快樂的日子。我時常想那日子里有些什麼神祕嗎？想來想去，我想起一件有趣的事情，今年春季里，我們大家在紡線，

誰都想紡得頂好，要做突擊手。有的同志當人家午間休息的時候，他去『嗡嗡——嗡嗡』的紡線了，人家晚間休息的時候，他又去『嗡嗡——嗡嗡』的紡線了。後來便決定：『除了規定時間（按體力與工作分爲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不等）外，禁止生產』。那時人們還是捨不得離開自己的紡車。我有一天在規定時間之外，在空曠的俱樂部里見到一個同志在悄悄的紡線，我勸他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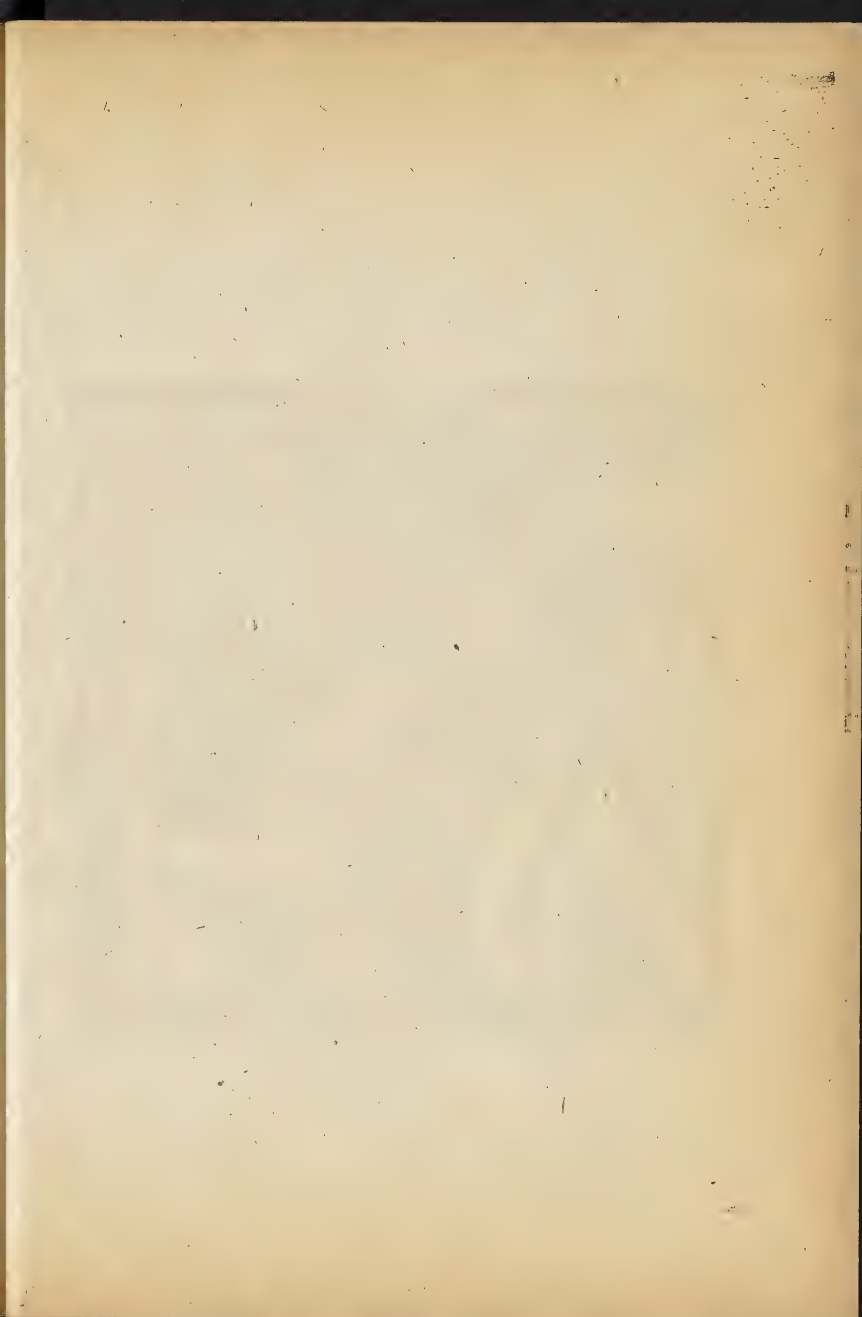
『你要注意身體，不要紡吧！』

他笑了笑，放下車把，站起來：『我試驗試驗這車子。』

『來，我們去玩玩吧。』

把人們組織到娛樂里面去，娛樂也是重要的，——在那兒，手風琴，鼓，胡琴在響着，在號召着人們走到那兒去啊！……





讓人民自己來判定

一　「邊區是我的家」

既然民主是人民做主人的意思，那麼有沒有民主這個問題就應該由人民自己來判定。因爲人民是會講話的，也是要講話的。不過能用嘴的時候，發出聲音，不能用嘴的時候，射出眼色。假如人民用他們的眞心說出，他們是熱愛着自己的政府，自己的軍隊的，那就已經把這問題說得清清楚楚的了。農村，農村，多少年，一提起這兩個字，就讓人想起無邊的災難，而現在必須依靠農村來支持抗戰。在中國實行民主，怎能不首先去問問農民的意見？

我記得，前年，那時我住在邊區，不斷由『解放日報』上看到，在邊區南部邊境上，陸續的走來了許多窮人。他們眞是扶老攜幼，一路受盡了風霜熬煎，才來到這個地方的。他們是『災民』，是流離失所的人，是找飯吃的人。這中間有一個叫做陳長安的，他家是河南尉氏，在家鄉把樹皮啃光了，就只得離開家。臨行，他說：『算了吧！』婆姨却含着淚拿一把鎖鎖上空房。從此，陳長安挑了女孩，婆姨拉着六歲的男孩；七十四歲的老父親，拄着拐杖，一顚一跛的跟在

後面。他沿途伸出衰老的兩手，向旁人求乞；把討來的東西帶給孫子和孫女，自己嚥口唾沫說：『我不餓——給他們吃』！在路上，窮人逢見窮人，悄悄流傳着一句話，說遙遠處有個好地方，——他們爬山越嶺就來到了邊區……這里沒有討吃的。這里陳長安到一家門口去，他們送給他的蛋糕足夠一天吃的，婆姨心里想：『這是啥地方啊，這樣富裕』。她也挨上一家門口，誰知另一家也送來了，另一家也送來了。他們管這不叫給討吃的，他們說：『這是救濟難民，不等要就給窮人東西吃』。陳長安正月初五到了鄜縣，縣長來迎接他們了，還講話說：『歡迎你們來，這邊給你們解决困難，吃的住的都給你們想辦法，好好種地，就有好日子過』。給他們一封信，他們帶着到了大昇號區，從此就落戶在岔口村。政府馬上發了一斗小米，區秘書從身上脫下半新的棉襖給陳長安穿，雪溶化了，他和婆姨，都把腳踏到新的土地上了。就這樣過了一年，他打下二石二斗穀子，兩石五斗糜子。……現在，好日子來了，萬里奔波果然獲得了黃金。他笑着說：『邊區幫助我，給吃的，救了我，叫我生活好了，啥地方黃土不養人，這里毛主席是當家的，管的好，叫窮人有辦法，這就是我的家，……』陳長安老父親把拐杖敲着地皮，笑得把鬍子翹起來：『我到邊區才九個月，現在已經吃得飽穿的暖，我活了七十多歲，才看見有這樣好的政府』。陳長安，中國的農民，二十九歲的農民，從前過的是一種日子，現在過的又是一種日子了。『民主』他懂得嗎？可是他的話是黃金，眞金不怕火煉，陳長安做了時代的證明人，他的話就把這一

切說明白了。

二　可愛的氣氛

冬天，農民們穿了自己的羊皮襖，走到延安來，延安的人們，用笑眯眯的眼光歡迎他們。我時常在新市場的街上看到他們，他們買着東西，吃着東西，有的在手里揑一個白蔴紙的字條條，走到我面前，問我：『同志！這在那嗒呵』？我看那條子上，寫着機關和人名，他們有自己的兄弟或兒女，在政府機關里，他們收穫過了，開過了秋荒，爲了買一匹牛，或者買一件單衣布料，來了，順便看看他們，然後一道在酒館里子喝幾兩燒酒。就是這些農民，做着老老實實的事實，在邊區北部吳旗縣，有一個農民叫做梁顯榮，去年五六月內，一種緊張空氣掠過邊區的時候，他送弟弟梁顯富，到縣政府去參加衛隊入伍，他對弟弟說：『咱得到了解放，咱分得了土地，窰洞，讓咱現在有吃有穿，還有了婆姨和娃娃，我們一定要保衛邊區，不然，咱的日子又過不成了，又要過沒吃沒穿，受人欺侮的日子，你去當兵，好好幹，——保護咱們現在得到了的利益，……』我覺得這話是可愛的，想想吧！從這裏，看出一種極可寶貴的，人民的自覺性，每一個人淸淸楚楚的愛護自己的土地，這是一種極可驕傲的主人翁的感覺，這種感覺，只有人民得到了全部自由的時候才有。這種親切切，在另一個農民的嘴里，一句話說出：『現時政府是咱們的！』這個農

民，家住在綏西雙湖峻，他是這村里的農會主任，叫喬廷銀。

人民有自由歌唱誰，也有自由反對誰，這個問題，就看，誰爲他們，爲他們解决問題，他們看在眼里，存在心里，然後他們就眞心的愛你，一個社會需要這種氣氛，這是一種和洽，可愛的氣氛，我在邊區過慣了這種日子，我看慣了這種現象。

去年，手澤東同志去看勞動英雄代表們。他是去向勞動英雄學習，他們談了自己的生產經驗，隨後從心底要吐出的話，吐出了，他們敍述怎樣從貧困的深淵里，走到今天足食豐衣的光明的日子，他們都高聲的用同一的語調說：『今天，我們在你和共產黨的領導下，是大翻身！』隨東老英雄孫萬福，在談到這段光輝的歷史的時候，他從椅子上站起來，走近毛主席，用兩隻手緊緊的抱着毛主席的肩膀，他沾着口沫的鬍鬚，因興奮而有些顫動，他說：『大翻身哪，有了吃，有了穿，賬也還了，地也贖了，牛羊也有了，這都是你給的，沒有你，我們這些窮漢，爬在地下，一輩子也站不起來！』正是他，這個被農民擁抱的毛主席，宣佈着，號召着大家『向羣衆學習！』

三　沒有高高在上的官

吳滿有有一次走到邊區政府裏來。他穿着羊皮襖，坐在建設廳高廳長的辦公室裏，他說：

『廳長，咱今年更要努力生產，政府鼓勵了我，全邊區的人都稱我英雄，報紙上都大大的誇獎着我，如果不加倍的努力，邊區的受苦的（農民）太多，我這個勞動英雄不是要誇台嗎？』然後，吳滿有接着談起今年，想種些什麼，地怎樣用，高自立同志就伏在桌案上給他記，吳滿有講到畜牧事情時，高自立同志插問了一句：『你怎麼照顧得這些牧羣如此周到呢？』他可就滔滔說下去了。這樣，從下午一點到五點，高廳長幫助這個農民，做了他的計劃，這份計劃貼在吳滿有家牆上，還發表在一月八日『解放日報』上，是佔了第一版第一條新聞的地位的。

不但在延長有着擔糞的焦縣長，在甘泉還有種棉花的縣長白士杰。——甘泉，在從前舊社會裏，是過苦日子的，棉花也很久種不成了，這兩年，邊區政府提倡種棉花，還發來九千斤洋花籽種，可是老百姓說：『地氣冷種不成，』『再不糟踏地了，』白士杰縣長就自己種了一筐棉花，一年勤勞的果實，秋後，他提着一筐一筐雪白的棉花回來了。這消息傳開了，羣衆攔着他，看，摸，雪白的棉花軟綿綿的，『你怎樣務弄的，能長得這樣好？』『種了多少？』『還剩摘了多少？』『明年政府還發棉籽嗎？』……現在甘泉土地上已經開滿了這種花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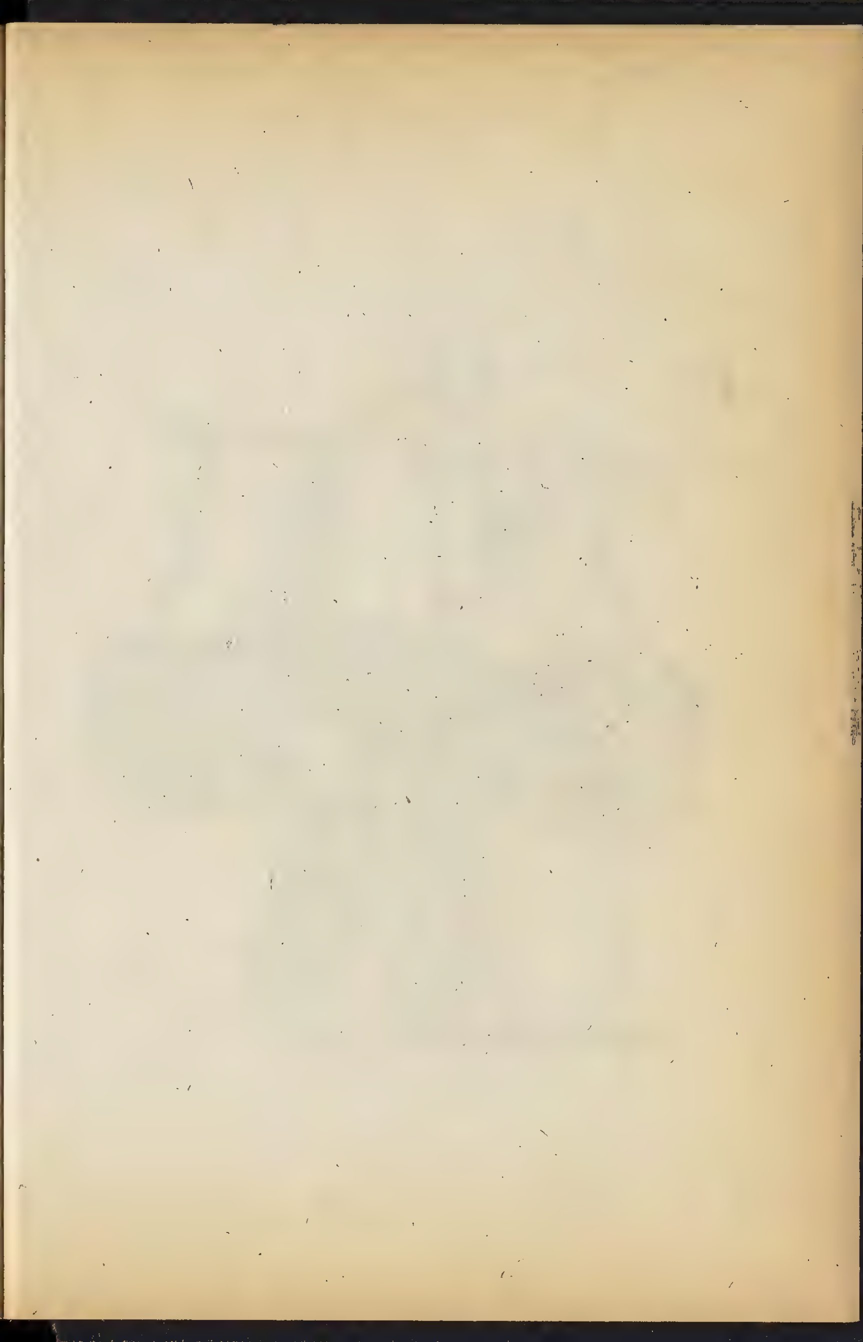
安塞的縣長邵清華，爲了幫助羣衆生產，自己去做一個鄉的生產隊長，縣委書記就做了另一個鄉的生產隊長。邵縣長是個女同志，去年她離開了縣長工作，去學習了，還參加了一個秧歌隊——冬天到蟠龍區鄉下來演劇了，……羣衆們看到了她，到處哄傳着：『縣長給我們扭秧歌來了

」

在邊區，大家是一樣的，只有工作的區別，衆人一條心，黃土變成金，大家都在用心思，讓土地如何豐富的生產，人們從這上面得到無窮的富源。政府是爲人民做事情的，不是什麼高高在上的統治者。統治者是不會被農民熱愛地抱着肩膀，更不會給一個農民去訂生產計劃，也不會自己去耕耘。我看這就可以當做測驗民主的一個標準，爲什麼他們能夠做到這個樣子呢？因爲，一句話歸總：他們都是從羣衆中間來的，他們的目的就是爲了解除羣衆的痛苦，他們由心里感覺到，羣衆的愉快便是自己的愉快。

讓我們再走到鄉下去，再走到區鄉里去，看一看，人民自己怎樣管理自己的，聽一聽，他們怎樣唱着自己的歌子：『咱們邊區好呀好光榮，你看那莊稼賽呀賽呀賽黃金，滿山穀穗穗，秋風迎面吹，咱邊區一年趕過一年美。』





農村里的工作者

一　一個村長打狼的故事

一位同志，告給我一件他親眼見的故事。他說，有一次，他乘了一輛卡車，到邊區的南部邊境上有事情，因爲落雨的關係，一處路壞了，汽車停在那裏。他繼續往前走幾步，到了一個村莊上。農民們歡迎着他們。——我也領受過這種熱烈的情感，那是十分可貴的，像招待遠方來了的親戚一樣，——可是沒看見村長，人們說：『村長打狼去了！』這是一處有着山和樹林的地方，這是可以打獵的地方。可是，村長爲什麼丟下工作，去打獵去了呢？……後來他們又向前行不遠，在路上，果然逢見了一個人，揹了枝獵槍的人，匆匆走來。他們召呼了他，他正是村長。村長很興奮，講着，原來有一家老百姓，老太婆前些末來找村長告狀了，她說，狼吃了她家的猪，還把猪娃抱去了，她一定要求解決。村長搔了頭：『這怎辦呢？』他到山里去了，去找到種種線索，發現了狼窠，老狼不在家，小狼崽子小奶狗一般睡在里面，村長就把牠抓了回來。村子里衆人商議，有人提醒他：『這不行，把狼崽子放在咱莊里，那老狼要找來的。』這樣，村長又把牠

送回去了。可是，他就揹了槍等在狼窠口上。現在是第三天，他興奮的說：『打死了，打死了，』……這是一個十分簡單的事實，我却感到這種爲民除害的精神，是很感動人的。——說這故事的同志說，這是爲羣衆解決問題。

我以爲他的故事談完了，誰知他談鋒一轉，不是一片新的風光，——那汽車不是還停在那邊嗎？一條幾丈長的壞路，陷在泥沼中間。他說：『我估計起碼要躭擱半天吧。』誰知村長幹部，只朝山上一喊，山上正有一大隊變工隊在集體開荒，便『嘩啦啦』都跑下來了，眞是衆人心齊好幹活，現在卡車從那牢固而平穩的路上駛過來了。變工隊的農民們高興的欣賞着這『嘟嘟』響的卡車，高興得嘴上笑開了花似的。他們向前行進了。他說：開荒隊又在山上亮起鋤頭，還不時往山下看着，看着呢。

二 選舉誰和罷免誰？

我想講的是老百姓自己管理事情的話。他們是爲了旁人也就爲了自己。在邊區，農村幹部開會時候談完話，往往歡喜講：

『衆人原諒！』

這話意味很深長，是自我批評的意思，也是讓衆人發表意見來解決問題的意思。那時，他笑

着，把眼睛望着衆人，衆人就講起話來了。他們選舉誰和罷免誰，絕對的有權利。比如，今年春耕的時候，在關中分區，有一個西峪村村長，叫做路江勝的，他參加搭工組，不起作用，甚至還提出自己要另外耕地，退出搭工組，大家就開了個會，要他講不參加的原因，當場，大家罷免了他的村長職務。還有一個搭工組長任席匠，不負責任，組長發生問題不解決，有時候個別組員不上搭工組，也不追究，他們就開會批評了任席匠，還另外選了一個人代替這項工作。可是，在赤水縣，瀏檢村的村長，是一個六十二歲的老婆婆姚琴姑，她還是縣上的女參議員，她不但組織旁人勞動，自己那樣大一把年紀，也還算個半勞動，參加修埝地。天一亮，就聽她那雖然衰老但還響亮的喊聲了，她沿着人家窗前走過去，她在村里到處把人叫起來，然後大家一夥去工作，中午，姚琴姑又回村里，張羅着把飯送到地里去。老百姓看這老婆婆忙忙的，都說：『這眞是處處爲咱們老百姓的！』像姚琴姑這樣的人，她不會想到自己老了嗎！不會想到自己快埋到土里去了嗎？不，她過過寃屈的日子呢，那時沒人理睬他，誰抬舉過她呢，現在她才發揮了自己的才能，她像在說：誰說人民不懂得怎樣運用民主呢，民主就是生活。

三　他臉上總是流露着有信心和愉快的笑容

志丹縣有個好模範區長，他是從勞苦生活里爬長起來的，他姓王名叫清。老家原是在橫山縣

波海羅堡，他家世代相傳都是受苦的人，父親就攬了一輩子長工，死也死在苦光景下面。他六歲上沒飯吃，到外祖父家去，做在頭裏，吃在後裏，端起飯碗總是看大家的眉高眼低，就這樣過了漫長的五年光景。外祖父對他講：『小子娃娃不吃十年閑飯，你也不小了，總應該另謀個活法，常住在我家裏，也不算事。』他聽在耳裏，痛在心裏。臘月裏回家了，把這話告訴母親，母親流了眼淚，但是沒有說什麼。他才十一歲呵，從此就到劉新亮家開始了攬工生活，他招顧一羣羊，不管春夏秋冬，天陰下雨，他的日子是在山上過的。天天兩頭不見太陽，擔水掃地鍘草餵牲口，沒有針孔的空閑啊。民國十八年陝北鬧水災，他跟上爸媽逃難。『三個碗，一個木杓，三斤半的小鍋鍋，一條爛沙毡，一件破皮襖，這就是全付的家財，我大挑着這破爛行李，我媽揹着我妹妹，我揹的我兄弟。從波羅堡起身，沿途討飯要吃。』王清海談到這裏長長的嘆了口氣。以後他又給張善後攬工了，一直做到二十二歲，還沒掙下一塊新被子。他說：『前前後後咱攬了十二年長工，總是過不上好光景。』

後來，——保安山裏，鬧革命的事情，給四面八方的窮人知道了，這是一條光明的虹彩照耀了災難重重的土地。劉志丹在南梁堡打下底子，鬧開了。從此窮人翻身的日子來了。這年冬天，王清海就參加了游擊隊。新的政權，馬上給他們帶來了幸福，他家分到了一百垧山地，十五隻羊，一隻大犍牛，一條新舖蓋，談到這裏，王清海高興的笑了：『指上咱的地，下上咱的力，一

家子日月不愁了，大小老少喜的閉不着嘴，眞是心上開了花！』他從此翻了身，幹過工會主任，他眞是拚着一條性命，爲大傢伙的生活辦事情呀，因此，王清海是最忠實於人民利益的，熟知人民的感情、需要，和要求的人，他處處與羣衆密切聯結着，……志丹縣的人，沒有不知道他的，都喜愛他，在縣參議會上被選爲副議長，現在還擔任三區的區長。

他是一個黑臉膛，中等身材的人，因爲長年攬工積勞，背部彎曲了，但是他臉上總是流露着有信心和愉快的笑容。在春耕的時候，他親身去領導一個示範村，親自上田替人民掏地，打土塊，抓糞，人們都說：『這樣的區長，舊社會是一輩子也找不到的。』志丹縣的第一個集體變工隊，是他組織起來的，鋤草的季節他又組織了鋤草變工隊，而且他自己也參加進去。他還爲這個區建立了民辦合作社一處，藥房，皮房，毡房，營房，木房，及兩處騾馬店，還組織了九百多頭牛驢去放青運鹽。王清海是民主社會建設中一個滿好的工程師呢，他傾注全身的力量，去思考，去細細的，一一的把地基把柱樑立起來了啊！他有很大進步，他從一個不識字的農民變成一個新的知識份子了，他說：『人常說山高怕的慢漢搖呀，零零碎碎，咱識了五百字了，從四〇年開始，給羣衆報寫稿子，直到這刻沒斷頭啊！』這樣的農村里的幹部，是眞眞人民的幹部，是眞眞爲老百姓辦事情的，他們是可愛的，是從可愛的中國農民中間站起來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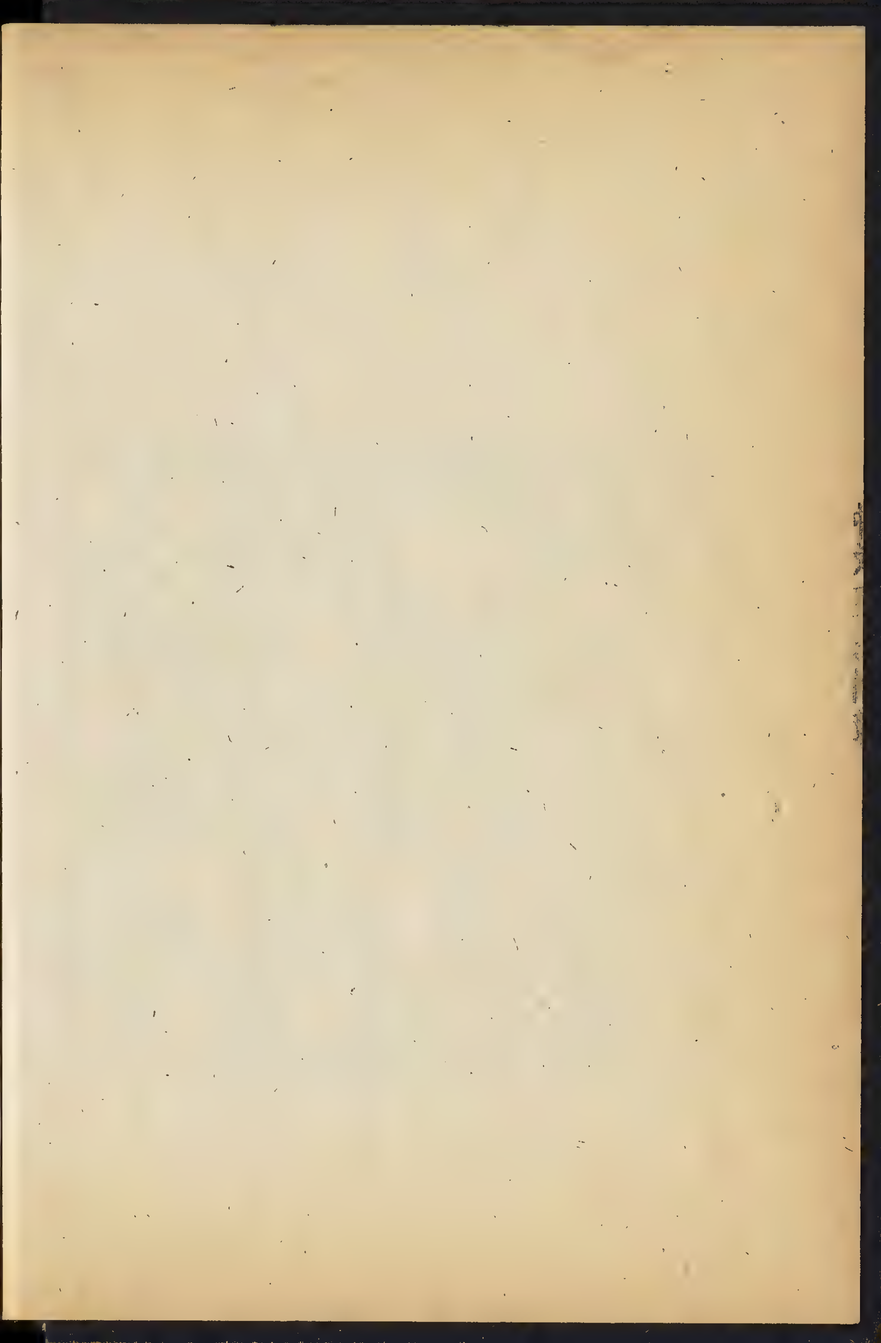
『咱們軍民是一家！』

一　人民愛軍隊

去秋，正是收獲季節，我住的山下，穀子地已割光了，蕎麥地也紅焦焦的了。可是，一個同志告訴我：『咱們隊伍開往邊邊上去了。』那時候，有砲彈從外面落在邊區和平的土地上來。我擔心着，隊伍們走了，他們種的大片田地呢，不荒蕪了嗎？

不久，我聽到，在淳耀縣五區五鄉，有五十四個農民，在郭正德領導下，九月間帶了三輛牛車，替軍隊搶收，五十多畝穀子，連收帶拉，一天，就完成了任務。他們講：『前邊軍隊站在那裏保衛邊區，咱們幫助他們收糧；後面的軍隊和自衛隊又幫助我們收秋，軍隊幫人民，人們幫軍隊，咱們軍民是一家人！』這種行列，牛車呀，扁擔呀，挑呀，拉呀，農民們，還有包了頭巾的婆姨們，小小的臨時性的搶收隊，到處緊張的活動，忙着收割。『誰的都一樣，反正是咱們邊區的，』……先是，南泥灣的農民，組織了鋤草隊，鋤了一下三百畝，用了七百多人工，還寫了封信給前線部隊說：『你們的莊稼長得很好，我們決不能讓他荒了，請你們放心！』


擁軍



二　這樣隊伍，才担當得了反攻

有一次，賀龍將軍告訴我：

『你看，我們司令部門口的衛兵，他們多結實，走來走去的，軍隊要有好身體，才能打仗啊！』

確實，那兩個武裝同志，紅光滿面，個子都一般高，結實，精神，荷着槍，不停的踱來踱去，使我立刻想到兩個雄壯的獅子。這支精强的部隊，是在殘酷戰鬥中鍛鍊出來的，他們在抗戰中抗擊着敵軍百分之六十四點五，偽軍百分之八十四。在他們身上，我看出勞動人民的特色，他們自己是勞動人民，在這戰爭的時代裏組成部隊，但他們不是誰從那個家庭裏拉出來的，相反，他們大多數是在從前革命的日子裏，爲了飢餓，爲了救活自己，爲了救活家裏人，拿鋤的手掌才拿了槍枝。看，他們現在怎樣用勞動人民的血汗和精力，開闢自己的土地；南泥灣，槐樹莊，大鳳川，……蓋了營房，冬天睡了熱坑，鋪了新的毡子。這裏有七七〇團的第一連，可以做個例子，在這個連隊裏的兵士，每餐飯是一個炒菜，一個湯菜，每月有兩斤肉，冬天，每人有兩雙羊毛襪，兩雙羊毛手套，……在這連裏，有一個『賀龍投彈手』方興海，他扔大炸彈也扔到四十六米遠，全連投彈的平均數是三十五米以上；在這裏，有一次一個兵士的毯子破了，指導員就把自

己的褲子拿給他蓋。去年冬天，我頭一次看見隊伍上的人，穿着厚厚的黃毛呢的軍服，從我面前莊嚴的走過去，我眞快樂得笑了，我想：咱們的日子是過美哪！在戰爭中，我走了很多地方，我看見過三種軍隊，我前年在敵後戰場上，看見繳獲來的日本軍隊，他們身上穿的服裝，已由戰爭初期的黃呢子，變爲蔴袋似的代用品了；這次到南方來的路途上，我也看見過另一種軍隊，那是『晚間要把褲子收到連長手裏去』的軍隊，他們灰條條的，頭頸和手腕是細細的，我相信，一次緊急衝鋒號，在他們心中是激不起最高的熱情來；他們生活得太壞，人太脆弱了；邊區的部隊，他們有足夠的體格，可以掌握新式武器，有極强的民族意識，可以支持任何搏鬥，有清楚的頭腦，可以理解靈活的戰術，這不是空虛的讚揚，在戰鬥中處處可以得到證明，就拿敵僞軍和八路軍傷亡的比較上來說，特別是一九四二年以後，爲敵僞傷亡五個八路傷亡一個的比率。在邊區的留守部隊，他們還都有自己的家，他們有休假能夠回去看看老人，婆姨和娃娃，還帶回生產得來的資財，休假過了，然後他們安心的回到部隊里來。

上年，在邊區留守兵團被選出了一個擁政愛民的模範，這就是『廣昌』部三連的排長門善德。門善德就是邊區的人，他家在水新縣，他從小是個農民，是個沒有飽飯吃的人，——在土地革命的時候，他加入了游擊隊。他有一種思想，這思想根深蒂固的結在他心裏，保證了他的模範。原來，在土地革命的時候，有一次打仗衝散了，他藏到一個姓蕭的老百姓家裏，老婆婆說：

『不怕，你藏在我家休息，人來了，我說你是我外孫子。』後來人們追着來搜查了，老婆婆救了他。還有一回，他們一支小小的游擊隊住在山裏面，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險給送糧食，報告消息。因此門善德懂下了這個道理，他說：『沒有老百姓就沒有我們。』

門善德向他排裏說：『不要在老百姓田裏走斜路，是爲了多產糧食，保衛邊區。』他們放哨時候，看見別人從田裏走，都叫轉回來，做個詳細的解釋。他這一個排，去年一年沒發生一件違反紀律的事情。一次他生病，可是他在路上走過，看見童清安家只有一個女人割麥，立刻帶了一個通訊員去幫助割了二三畝。他在戰鬥時，更是一個英雄，去年七月裏，他駐紮在邊區邊界上，有一次，他生了病，外面闖來的人包圍了城牆，他帶五個戰士衝出城去，給人家一把抓着了衣服，可是門善德手快，一槍，打死了那個人，這時，他指揮的機槍班長帶了花，他就接過槍來，一陣掃射，他們五六個人，這一陣把五六十個人都打跑了，才進城。老百姓親眼看見了他的英勇，一下把他圍攏，拍着他肩膀說：『看不出，眞能打，實在佩服你呢！』『病還沒好，可受驚呢！』門善德感動的笑了笑，回答：『不要緊，養兵千日，用兵一時，保衛邊區是我們的責任。』羣衆都愛他，而他是那樣老實，平常也是很溫和的，他們管他叫『老好』。

三 軍隊愛人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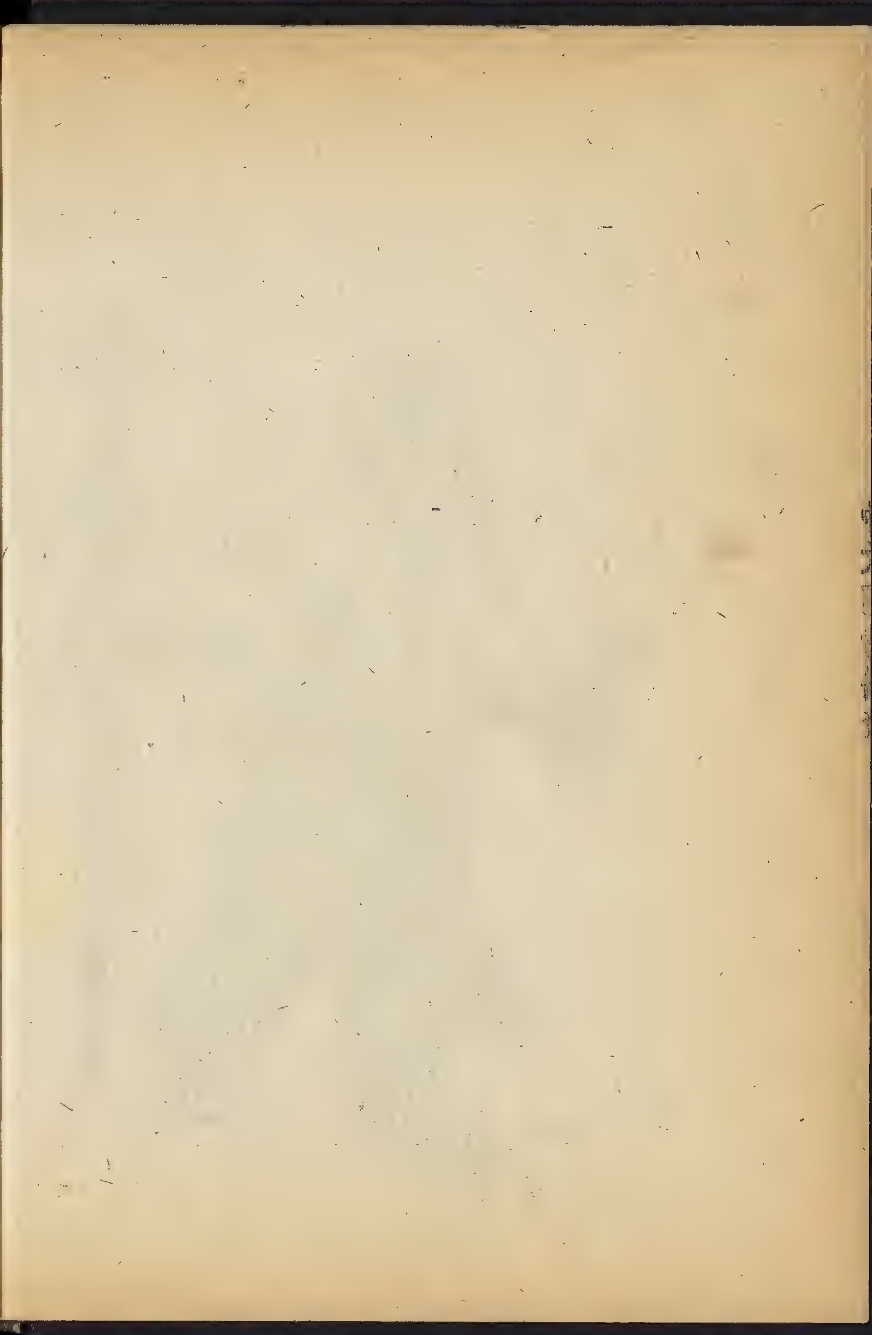
部隊有很好的娛樂生活，他們和父兄子弟一道娛樂。春節裏，各地部隊都鬧起秧歌來了，鑼鼓聲到處響得可開心呢！到那裏，就給羣衆圍起來，然後他們的笑聲就飄揚起來了。場子上的戰士們也就高興得一面舞一面唱起來。秧歌一演完，大家就混在一道了，你拉着我的手，我拉着你的手，親密的談起來了。人們都清清楚楚：這是些可愛的人來了，是邊區好子弟，爲了大家的好處，他們辛苦勞動，減輕了人民負擔，他們一年不拿老百姓一粒穀子，——倒還穿起黃呢子衣服來拜年了呢！……在鹽池縣有個老農民，看了這光景，就說：『我是同治年間生的，從來就沒看見過這樣好的軍隊！』

這樣的軍隊世界上確實少有，他們還幫助老百姓。開頭，在村莊裏有點懷疑呢，有的悄悄講：

『務莊稼，他們不會，他們搞不好。』

可是隊伍上定下了紀律：『一、不吃羣衆一碗飯。二、糧食自己揹，菜蔬自己送。三、不傷苗不留草。四、不踏壞一根禾苗。五、愛護羣衆工具（有些部隊自己帶工具）。』最初的懷疑一下就打破了。比如『非洲』部的勞動英雄青年連長劉順清，有一次和另一位勞動英雄戰士，一路去幫助一家老百姓開荒了，那家的兩個老鄉和他們一道挖着地，老鄉挖得很慢，一會又休息了，他們爲了多開些地，就提出和他們來一次比賽，一個老鄉看看劉順清，年紀青青的，個子小小





的，就滿不在乎說：『我和你來！』劉順清笑了，開始他讓了讓那個老鄉在前面挖，可是一下跟一下，慢慢趕上來啦，要趕上了，他又後退一點，那個老鄉慢慢滿身是汗了，他才努一把力，遠遠閃下去了。下午，劉順清和一道來的那位勞動英雄比賽。這消息一下傳遍了，好多老漢，小娃，婆姨，都來看他們挖地了。各處隊伍都是這樣，老百姓才講：『軍隊比我們自己割得還乾淨，掉下的小穗穗，我們都不管它，可是他們一根根都給咱檢起來。』我去年冬天，在邊區生產展覽會，看到一隻驚人的大掘頭，陳設在那里，那掘頭刃足有一尺半寬，總有十來斤重。可是從南泥灣來的一個朋友告訴我，就這樣重的傢伙，他們掄起來是一下不停的。在會場上，貼着一個標簽說明這是一個勞動英雄××所用的工具。不過，後來聽說在這和協可愛的軍隊和人民的潮流里，發生了這樣一個爭執，那是吃飯問題。老百姓看他們那樣出力，感動極了，一定要留吃飯，可是一個隊伍上的同志告訴他們：『吃飯就受處罰，我們就不來了！』可是老百姓也硬着說：**『要處罰我替你受，你們一定不吃，那就不要來了！』他們爭執着，這是多麼可愛的爭執啊。**

誰為人民？

一　不平凡的數目字

這是一份邊區綏德縣景家溝農村調查報告。對着這樣報告，使我這原來沒有耐心詳記數目字的人，也起了很大興趣。在這報告中間，說明了一種社會的大變動，調查的同志，把景家溝這個地方，一九三四年和一九四二年人民負擔做了一個對比：地主減輕百分之五十四，富農減輕百分之五十八，中農減輕百分之六十七，貧農減輕百分之八十三，還有四戶抗屬工屬和八戶僱農不負擔。這不是簡單的數目字，這是人民走向光明大道的說明，這是農村裏的一個變動，是抗戰力量的來源，是眞正的民主。關於這個農村裏巨大的變化，景家溝一個六十八歲的老漢安懷祿，憑着他臉上布滿的經歷的皺紋，告訴了我們從沉痛到快樂的事實，他說：『說起那時的負擔來，眞怕人。尤其納糧，重的可厲害啦！每晌地的田賦定的五合，四合，三合半的不等，官家把每斗折洋二十元。你問一塊錢能量多少米？那時候實實在在一斗米只賣得上六七毛錢，老百姓常說：「能殺一隻羊，不帶一合糧。」每在秋收後，鄉老爺爺（催錢糧的）就下來了，到各家各戶收錢糧，

不管年成怎樣夠吃不夠吃的，都得如數交出來，不然，就把你帶到衙門裏去，唉！咱老百姓那里敢到衙門里去？只得自己抽緊褲帶先交糧，還得對他們好好款待呢！吃肉喝酒，臨走還得給個跑路錢，這還不算，還有什麼團費，牲畜稅，煙酒稅……什麼東西都得上稅。』他又談到今天，就換了笑眉笑眼：『現在就不同了，就實行減租減息了，不說別家，就說咱吧，頭一年就少出了幾石米的租子。咱那年就買上了幾晌地，一個小毛驢，又喂上了十幾隻黃毛（小山羊）。兒子也大了，每年的收入除去給公家納點公糧外，儘夠咱全家一年吃的穿的了。同志，咱老漢又被選上了村主任。現在公家好的很啦！幫助咱老百姓訂生產計劃，組織變工隊，又發什麼棉農貸款，救濟糧。就說公糧吧，根據年頭的好壞，全家的收入，人口、勞動力、決定收多少公糧、這樣細心的照顧咱老百姓，一切都是爲咱老百姓打算，古來那有這號子的政府啊！』但是在中國有的數目字是標記着無聊，甚至標記着罪惡的，比如一批批霉爛了的東西，不也要用數目字記算嗎！……這是耐人尋味的！可是它總不是『平凡』的。

二　事在人爲

……我見到眞正中國人民的光榮，屹立於我們國土上了——李勇，李殿冰，吳滿有，折聚英，……他們從貧困中走出來，今天在民主的光裏做了爆炸大王，戰鬥英雄，勞動英雄，女參議

員。在邊區開參議會的時候，有一天，我到那裏去了，正看到各組議員進行小組討論，他們笑謎謎坐在太陽光裏，很多人披着白板羊皮襖，吸着旱煙，他們從民間，臉上手上帶着農村的痕跡而在討論自己的事情，政府由他們選舉，政府按着他們的利益辦事。今年春初，邊區政府委員會開第四次會議，林祖涵主席在這會上做了『邊區政府一年工作總結』報告。聽了這報告，八十二歲的老人李丹生說：『不要小看我們邊區，事在人爲啦。』他是從前中過科舉的，現在三三制政權裏爲民服務。高崇珊委員說：『我們邊區是鞏固的，我們政府與民衆也可以說做到了血肉相聯了。』他是剛剛由三邊趕來參加會議的，他代表人民說要說的話。

三　張英的意見

我記起這樣一件事實。

張英跑到鄉政府問文化委員說：『前天你們開的啥會？』

『工作多着呢，要緊的事是訓練，』

『訓練啥？』

『還不是訓練自衛軍，瓜娃！總不會訓練你沒成親的媳婦，你急着這樣做啥呀。』

『那麼，文化叔，你沒聽有咱名單沒有？』

『小伙子，你也怕訓練嗎？』

張英可一下生起氣來，他滔滔不絕的說起來：『咱就是爲的參加自衞軍，才上公家的門。前幾天，我鋤草割麥的時候，在路上聽人在說：「鄉政府正在開會，計劃訓練的事情。」原先，我不信，心里鬆鬆的放過去了，混過兩三日，果然不行啦，眼巴巴的看見家家戶戶天天收拾傢伙，咱不得到里面，一急。當晚我把自己的標槍擦得亮晶晶的，一下能梭死兩個人，擱在家里的那付擔架，也收拾停當了，待等政府一聲，咱就參加訓練去。誰知道等到今天晌午，仍沒個人來叫一聲，莫非我沒資格去訓練嗎？』說到這里，他瞪起眼睛，氣冲冲的站起來。

文化委員的疑惑打消了，跳下炕來，穿起鞋。『我們找連長去，大概是他忘記通知你。』

這個張英，是個才長成二十歲的人。五年前，他受過嚴重的災難，那天催租子的『大先生』把他爸爸打了，還把爸爸拉走，那時候，媽媽拉着張英和三歲大的小妹妹，跪在地下。第二天天剛明，張英到孟湖去打聽爸爸的消息，誰料想爸爸就在當天晚上吊死在聯保辦公處了。這悲慘的故事，張英永遠記得。在新的邊區生活里，這悲慘的故事，使他成爲一個活躍的模範自衞軍戰士。在路上，文化委員問他：『爲啥這樣熱心？』他只回答二句話：『我是靠革命起家的人。』

他倆走進自衞軍連長李萬福家里。他們正在一盞蔴油燈下吃晚飯，還有一個不相識的客人。連長介紹這客人是他姨父，剛從這城里來的。

李連長最後指着張英，豎起一根大拇指說：『咱邊區都願參加自衛軍，看！這個不是我們一個模範戰士嗎！』

這時張英兩眼閃出愉快的光亮來了。

李連長忽然想起，忙着對張英說：『後天是訓練日期，兄弟！你早些來啊！』

張英高興了，他們出來時，大熊星正照在當頭上，他一邊走一邊唱：

『從這達（里）到那達。

舌頭緊靠着牙

八路軍和自衛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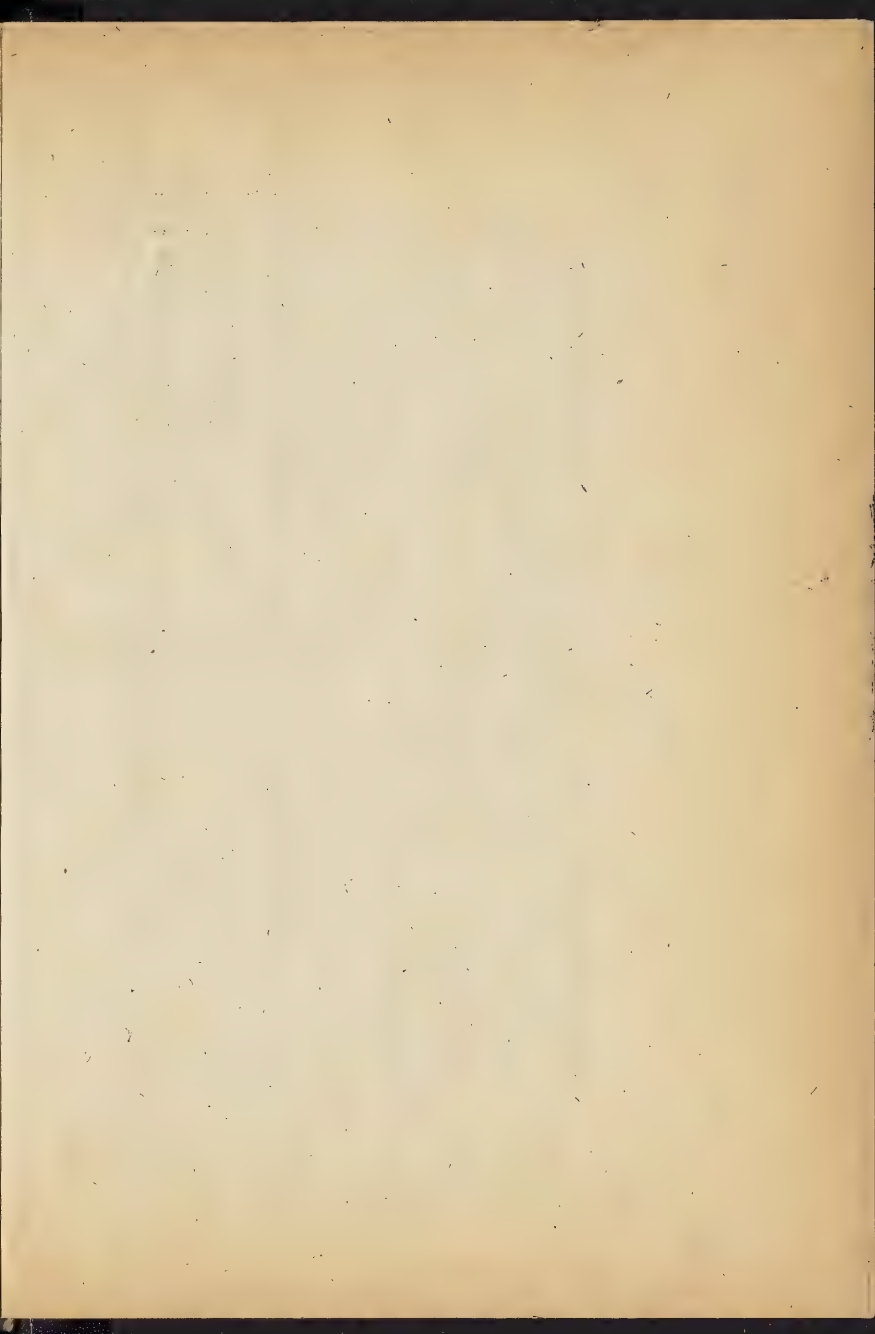
守着邊區守着家……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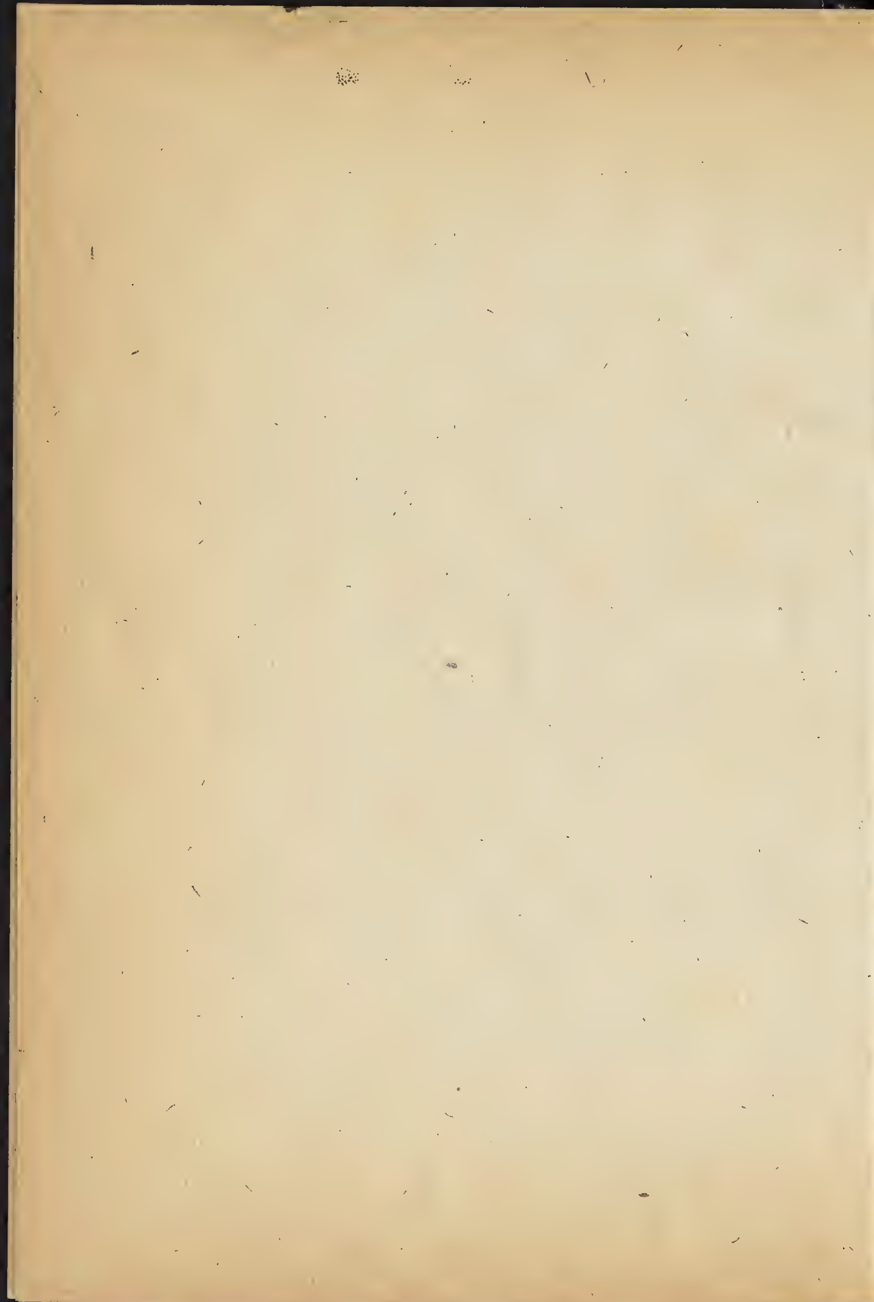
四　太陽和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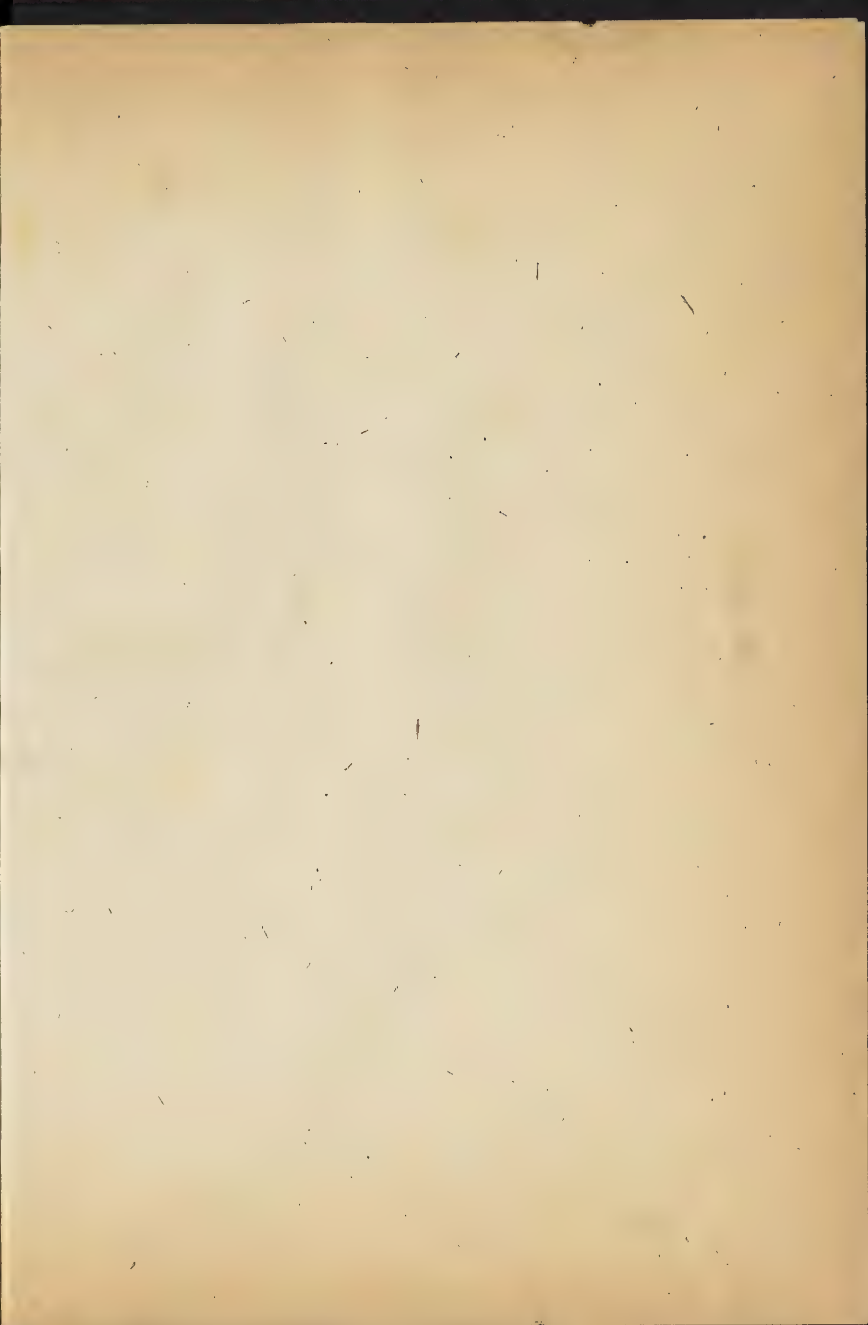
太陽是光明而溫暖的，霧是陰暗而潮濕的，人們都愛太陽，——這里正是在這種可愛的風氣裏生長，人民和土地都光明。

今年春天，我聽講毛澤東同志在準備生產了。一天我到朱總司令那里去，我看着在他屋里有一架紡線的腳踏紡車，這種紡車，大輪帶着轉動可以加強速度，比手搖紡車強一倍。在『解放日

報』上發表過林主席的生產計劃，也發表過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的生產計劃，他計劃『種兩垧棉花，兩垧洋芋，還進行紡織，到年底可以生產兩石細糧，』有一次王震旅長到我們這里來了，在文協俱樂部里，我們圍着他談天，我知道他從前是一個鐵路工人，現在是一個很好的將領。那天他微笑着，笑得那樣誠懇動人，用着輕輕語調，和我們談着南泥灣生產計劃，（這計劃將收到去年總結時的全部自給，豐衣足食，還供給旁的機關的結果。）過了幾天他送了很多三五九旅自己織的毛巾給我們。不久，我見到一個由他那里來的朋友，他說，王旅長到了團里，團里檢查伙食常常帶了根棍子，走到廁所里去，他能夠從那里知道這部份戰士營養的程度。我當時笑了。可是他又說，王旅長還到廚房里，挽着袖子，做幾樣好菜，和伙夫同志研究研究，然後大家舉行一次會餐，在戰士們眼中，王旅長是嚴肅而可愛的，……他會為人民感到痛苦。我想，人民用眞心誠意的話來歌誦這些人，是應該的，回過頭來說，人民自然也會用自己的話責備另一種人，因為這種人只會無盡止的要求人民，而不准人民要求，……其實一個政府，一個組織，在從這裏得到明確的試驗的。在這裏蒙蔽與欺騙是無用的，全世界民主大浪潮下，一切阻礙只能被輾碎。被輾碎的東西毫無可憐之處，問題的決定在人民，誰都知道：霧遮不着太陽。












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IES
0037265733

